



金東山文集卷之六

江都金門詔東山氏撰

門人子姪

詔

廷試博學宏詞詔

木養足民詔

疏

整飭士習疏

策

三禮策

論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

誠則無不敬論

武王非非聖人論

序

八大家文集序

歷代名儒傳序

二酉山房藏書序

重修族譜序

經雅集序

琅函閣詩集序

題周策銘太史鳴玉溪集

李存齋中翰花隱軒詩序

宿草吟序

西林夫子壽序

宗姪宗浩社倉條陳議序

金東山文集卷之六

江都金門詔東山氏撰

門人子姪全校

詔

廷試博學宏詞詔

漢詔求賢仿四門之闢也厥典尚矣粵稽有夏顛俊有殷  
旁招亦越文武以宅俊敬事上帝在廷者無非常德吉士  
猗歟休哉亦何盛也嗣是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茂才孝廉  
明經進士科名各殊求賢之心一也唯博學宏詞一科唐  
別爲甲乙如獨孤授試吏部置乙科于邵覆之置甲科人  
容其公蓋不可以不慎也若夫宏詞拔萃肇于宋初紹興



中仍改博學宏詞由來舊已我朝求賢寶興而外仕途  
廣闢其博學宏詞科得人尤盛垂六十年未復舉行方今  
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守令交相薦舉徵聘輦下朕將憑軒  
親試果有董賈醇儒班揚績學各抒懷抱獻其蓋誠母負  
朕望誨吉埃焉

休養足民詔 朝考選館作

詔

○一○起○便○確○無○一○字○泛○下○  
曰我國家承平垂百年屢世深仁厚澤其所涵濡而噢咻  
之者靡不備至凡我中外之民以休以息相生相養無不  
家給而人足休哉文武成康之後未易睹此也朕以冲年  
纘承大統一夫不獲朕竊閔之恫瘝乃身朕甚念之今內  
外大小臣工皆與我共治此民已不憚諄詳詰誥至再至  
三顧凡百有官尚其為我一一周巡而咨度之間有黃髮  
台背期頤耄耆之人果皆饌異膳食異糗而甘臠滫瀡之  
具無缺於盤匱乎問有齟齬弱齡以及裸抱攜持之子孰  
乳哺之孰撫字之果皆鞠育而無遺乎問有鰥寡孤獨惇

全東山文集 卷之六



惇無告之衆果皆無嗟星留無憂瓶罄而啼飢號寒之無  
聞乎問有望衡對宇比屋而居者雞犬桑麻果皆無恙乎  
門無追呼之擾夜吠之驚乎監門之圖可不繪乎新絲新  
穀之詩可無作乎餘三餘九吹豳擊蜡之風猶有存焉者  
乎則試問其境而廩庾困窮如茨如梁者幾何邦問其野  
而出作入息耕鑿自如讓路讓畔而民不爭者幾何鄉問  
其國而仁義相先禮教相尚者幾何里問其俗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倡婦隨而雍容親遜者幾何家問其庭而  
躋堂稱觥獻裘而為裳者幾何人衢歌巷祝而順帝則於  
不知者幾何人朕御極以來勤勤咨訪日昃不遑凡此休

養生息之心期與我父老子弟共體斯意以優游於化日  
舒長之中者未嘗一刻忘也其果家喻而戶曉之與爾百  
官其咸聽朕言以揚朕之休命欽哉毋忽

通篇規仿管子問又問以離騷天問語參之體裁雖得  
之周秦問人而精神則直追三代以上氣象亦非近儒  
能道

奏疏

謹

奏為整飭士習以崇實學事竊以士習之端不在士之有以自正其趨而在上之有以導之使往稽之往古漢舉賢良而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王吉貢禹朱雲魏相蓋寬饒黃霸之徒興矣舉孝廉而路溫舒龔勝鮑宣趙廣漢張敞王尊蕭望之薛宣之徒興矣重經術而申培轅固韓生毛生高堂生歐陽夏侯劉向桓榮鄭康成之徒興矣唐重儒學而孔穎達顏師古馬嘉運歐陽詢敬播劉伯莊尹知章張齊賢元行冲之徒興矣宋重博學而鄭少微蕭誠鄭昉陶翰



楊綰之徒興矣。宋重理學而周程張邵游楊羅李胡蔡朱子之徒亦興矣。又其甚者舉孝而子皆廬墓舉廉而兄弟讓產矣。他若唐之尚詩賦元之尚詞曲應之速者皆捷若桴鼓蓋上之所貴衆皆效之上之所好衆爭趨之况導之以務實而崇學而士之稍知自樹者有不應之如響者乎。我

皇上加意人才求賢愛士之誠至爲剴切而登用之途又且甚廣士之經明行修及懷才績學者已靡不蒸蒸蔚蔚各思分職效功以圖仰答

聖恩各展所學矣。而至欲整飭士習以崇實學。臣愚以爲實學

二字名爲一事實則兩途蓋名者實之對稱而學者仕之根本今爲士計必如董子所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示以程朱諸子鄉校貢舉之議鹿洞鶩湖之規以務實也復課以胡瑗經義治事二齋之業限以程端禮分年讀書之程使熟於經史子集之書以務學也俾以正心誠意者涵養其性情以格物窮理者開導其聰明然後講明夫上下數千年治忽安危之機與夫保邦寧民之道以崇實而敦學也庶幾士皆有用之士矣。我

皇上惟慎銓衡嚴其鑑別覈其實之等差試其學之淺深用一人而能當其實則羣皆務實矣舉一才而能盡其所學則



人。皆。嚮。學。矣。人。無。傲。幸。之。志。士。有。激。勵。之。心。則。士。不。必。整。而。自。整。不。必。飭。而。自。飭。若。良。楛。未。盡。別。朱。紫。或。雜。陳。使。不。務。實。者。亦。以。浮。華。見。收。不。務。學。者。或。以。奔。競。見。錄。則。士。且。中。心。惶。惑。莫。知。所。據。雖。日。進。於。庭。而。飭。之。而。欲。整。其。習。不。可。得。也。故。臣。以。為。其。權。不。在。士。之。自。正。其。趨。而。在。上。之。有。以。導。之。使。往。也。臣。謹。

奏

其權在上不在士議論最剴切而上下千古以立言胸中眼中捭耐不過浮華奔競一輩人衡士者可永以為鑑矣

三禮策會墨

三。禮。之。興。自。漢。始。初。秦。燬。既。熾。禮。經。無。存。漢。叔。孫。通。為。綿。蕞。之。禮。高。祖。大。悅。乃。知。禮。之。可。貴。及。以。太。牢。祀。孔。子。即。欲。考。求。典。禮。以。時。方。草。創。未。暇。也。惟。魯。高。堂。生。傳。古。禮。十七。篇。言。禮。者。宗。之。洎。文。帝。設。博。士。之。官。召。集。儒。生。訪。求。七十。子。遺。書。令。其。撰。次。得。王。制。一。篇。至。武。帝。崇。儒。重。學。表。彰。六。經。其。時。所。謂。儀。禮。周。禮。禮。記。之。名。皆。未。有。也。河。間。獻。王。得。孔。子。壁。間。所。藏。書。而。儀。禮。禮。記。與。焉。又。得。女。子。李。氏。所。獻。周。官。五。篇。闕。冬。官。以。考。工。記。補。之。而。周。禮。出。焉。獻。王。並。獻。而。藏。之。秘。府。以。巫。蠱。事。未。及。頒。行。及。劉。向。校。書。禮。與。記。皆。



列于敘錄而奏上之禮。即儀禮記。即禮記也。劉歆承父業。乃奏周官。即周禮也。此三禮始興之大概也。儀禮者。班固藝文志曰。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又曰。古經出魯淹中。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淹中里名。即孔子藏書處也。古經者。皆科斗字。謂古文也。經十七篇者。即高堂生所傳。謂今文也。隋經籍志云。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蓋十七篇。即高堂生所傳。今儀禮也多三十九篇。即儀禮之逸者也。稱之為經。又別之為古經。則儀禮之為經也。其由來舊矣。周禮作於周公。以劉向未經敘錄。獨

自歆始。於是儒者之議論紛起矣。故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澔疑其與周官不合。蘇頌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峰有無一官完善之說。况一壞於王莽。再壞於蘇綽。三壞於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之所存無幾矣。雖然。文中子稱為王道之極。唐太宗嘆為真聖作者。即朱子亦以周禮是周公遺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殆未可輕議也。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其信然矣。禮記自漢志稱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又明堂陰陽等篇。並曲臺后倉等篇。凡二百



四篇。隋志稱二百十四篇。多寡互異。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從兄子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鄭元受業於融。為之註。故今戴記共四十九篇。及宋程子以學庸二篇別為講說。至朱子列於四書。刊於臨漳。今止四十七篇。大戴一書。學士家多有藏本。即如踐阼一篇。所載丹書敬勝之語。及武王諸箴銘。皆有精義。而不得與小戴並行。亦書之。有幸有不幸也。此三禮源流之大槩也。又按自漢以來。三禮皆頒學官。或立或廢。或稱大經。或稱中經。或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無一定之制。唐太宗

命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三禮為五經之一。亦不專取戴記。及宋王安石廢儀禮。金元選舉。猶兼用禮記。周禮。明洪武初始專用禮記。遂永為定制。其所以專用禮記者。誠以禮記撰於七十子之徒。編於漢儒。授受源流。皆有考據。而儀禮周禮二者。或信或疑。鮮有定論。惟儀禮經傳通解一書。以儀禮置前。而以禮記附後。最有條理。使考禮者有所折衷。然旁及諸經史書所載。以附於本經之下。卷帙浩繁。難以習讀。故亦不能與四經頒之學官。用以取士。惟專用戴記。使學者得有所依據。歸於畫一。非以朱子所考訂者。亦不足據也。此三禮取士之大概也。今



執事諄諄下詢所稱儀禮十七篇爲未完之書者謹按儀禮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劉歆傳云歆欲立逸禮於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讓之謂逸禮二十九得於孔壁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此有識者所惜閔儒林傳贊又云平帝時立逸禮博士故朱子稱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而後之補之者其可信耶至所存十七篇則皆由士禮而推之天子夫禮不始於朝廷而專以士禮爲重故先儒以爲未完之書者所以尊朝廷也所稱周禮冬官未盡亡者謹按漢藝文志載周官六篇顏師古注云即今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河間獻王傳云王修

學好古所得書皆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隋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是漢書所稱原未嘗言冬官之闕而師古注則以爲亡其冬官充以考工記亦未言補於何人觀於隋志其爲獻王所補無疑而後儒又以爲劉歆所補不知周禮顯於歆而非補於歆也宋俞廷椿以司空篇雜出於五官乃作復古編王次點作訂義真西山爲序趙汝騰亦云冬官未嘗亡錯見五官中元邱葵作補亡取五官所羨者歸冬官得五十有四可稱完書不肯使周禮有闕不肯以考工續成而考工一篇與五官體例



有殊文辭亦別其不足以補冬官也明甚故先儒以冬官未嘗亡者所以尊聖經也所稱戴記詞無詮次事涉晚近非先王之制者謹按禮經一書由朝廟以達里巷凡一切吉凶軍賓嘉之禮俱宜類分派別井然有敘今不獨全經無次並各篇中朝野混淆吉凶參錯習讀則文義不貫考覈則條緒無端此所謂語無詮次也至謂事涉晚近者蓋指月令明堂位樂記等篇而言以月令載於呂覽非出於七十子所為不知呂不韋特翟陽一狡賈耳無事不行其盜竊之姦故月令之書亦盜之且呂覽一書所盜者甚衆不止月令也人或以明堂位樂記皆增於馬融不知融之

所增特二戴之所刪皆后倉所傳二百四篇之內者非融自為之也故先儒既以語無詮次又以事涉晚近者皆恐其亂經亦所以重經學也觀於先儒諸說其辨析甚嚴不厭諄詳原屬致知窮理之要而學者少有所見輒自喜縱其辨難自漢儒以來紛紛聚訟此亦世儒之通弊也故或以儀禮為本者即以周禮為末以儀禮為經者即以禮記為義疏以周禮為綱者即以儀禮禮記為條目以周禮為羣經源本者即以羣經為周禮支派分門別牖伐異黨同如亂絲之棼而不可復理非一日也今且專以禮記取士則周禮儀禮不又皆度閣不觀耶不獨此也又或以戴記



仍有可刪以大戴仍當並行此皆儒者好為高論亦習氣然耳以生愚見論之凡古聖之經皆有可信凡諸賢之論皆有可採特以頒之學官則惟禮記一書本末精粗已無不該而學者於儀禮周禮二書皆宜窮究斯為完備凡尊一經而攻他經者必未嘗深入其中潛心玩味或易肆譏彈耳若讀一書必求得一書之用讀一篇必求得一篇之用方求遍讀羣書之不暇而暇與羣儒喙喙爭鳴耶朱子經傳通解一書前已略言之矣至吳澂於各經皆有纂言皆可自成一家而禮記一書止存其三十六篇分為通禮喪禮祭禮通論又於通論分五類名為禮記纂言又取大

小戴記補儀禮為逸經八篇而以冠昏諸義為儀禮傳十篇亦足以備稽考而準之於經殊失其故皆不足與四經並稱如欲與朱子衡量短長則生有所不敢且不必也至所稱詩書易象春秋同條共貫旨哉言乎此非窮其微得其間者不能有見於此此張子所謂六經須循環理會之說大抵經雖各別其理皆同即如禮之首篇有云無不敬儼若思即此二語可該全經并可通之諸經然此猶治心治身之要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則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盡之矣推此而言皆可會而通之豈能一指數與抑生更有說焉嘗自十來歲讀經至戴記既卒



業即欲各從其類。自為一書。又竊觀唐書所載。有魏徵類禮二十卷。元宗時。又令元行冲更次頒行。今皆不可復見。而吳澂之書。又刪削任意。且私自撰目。尤為非經。遂取其原經。仍其大綱。遵其篇目。就其參錯互雜者。條分縷析。使各歸部。就班。不刪一字。不增一名。惟去其重複者數條。名為禮記從類。不敢以示人。惟藏之於家。至陳澔集說尚多。滲漏。當博採漢唐宋元諸儒解說。擇其精要。刪其繁冗。彙為集註。頒示學官。以為士子程式。至周禮儀禮。則別為纂輯。各成一書。我

皇上聰明天亶。右文重學。不敢以自秘。倘蒙

執事以其言可採。願藉手以為

當字獻

縷析貫穿。疏通證明。足該曲臺數萬言。知其潛心三禮者深矣。擴撫古今。元元本本。非作者所難。須觀其逐層皆行。以議論其斷制之精密。由識解之高超也。經學史才可見一斑。

論會墨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聖人之有仁義猶天之有陰陽也仁不能離義義不能離

仁猶天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也故必仁義兼而後可以

生成天下旨哉如周子順化篇於聖人在上而進之曰以

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其道誠無踰於此也而或者疑之

以為聖人之道當不止此二者即如周子通書誠幾德篇

其言德者有云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是

仁義之外尚有禮智信三者乃周子於此不言五者而獨

言二者何居解之者曰言德則有五者言道則仁義二者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而已曰是又不然周子言道篇又有之曰聖人之道仁義  
中正而已矣則是二者之外有中有正夫中即禮也正即  
智也仁以育萬物而禮亦可以齊萬物義以正萬民而智  
亦可以察萬民乃周子不言四者而獨言仁義者又何居  
解之者曰言聖人之道則有四者言聖人在上之道則仁  
義二者而已曰是又不然不唯通書而已即周子太極篇  
亦有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所  
謂立人極者正聖人在上之道也乃周子於此不言中正  
而獨言仁義者又何居曰此數說者皆非也三、解、  
○據○斷○一○筆○不知周子之  
意而妄為之辭亦徒見其惑耳夫周子之言以聖人之仁

義即天之有陰陽也由陰陽二氣而剖為四象即聖人之  
仁義中正也又分而為五行即聖人之仁義禮智信也約  
而言之則天地曰陰陽聖人曰仁義而已仁而曰育即天  
地春夏之氣也陽也義而曰正即天地秋冬之氣也陰也  
獨是言仁而曰育萬物則萬民亦在其中此不待辨而知  
者也言義而曰正萬民則萬物似不與焉物可以包民民  
不可以兼物也故以物言之則天地一物也以民言之則  
非民者即不可謂民今將舉艸木鳥獸蟲魚鱗介之屬而  
皆謂之民則大不可是所謂義正者唯民而萬物誠不得  
而與焉矣雖然由斯以談則義將不得以正萬物乎是又

○竅○即○德○可○迎○刃○矣○

○字○正○字○精○義○

○又○就○萬○民○萬○物○梳○剔○辨○中○辨○解○中○解○推○勘○入○

○熟○于○王○充○論○衡○者○方○知○其○妙○



不○然○吾○觀○周○官○三○百○六○十○其○仁○育○民○者○多○而○義○正○民○者○少○  
其○仁○育○物○者○少○而○義○正○物○者○多○不○唯○射○鳥○氏○羅○氏○小○子○羊○  
人○等○官○而○已○即○如○天○官○地○官○春○官○之○屬○似○皆○仁○育○之○司○矣○  
而○宰○夫○庖○人○角○人○羽○人○雞○人○之○類○其○所○以○裁○制○萬○物○之○法○  
不○遺○纖○悉○使○羽○毛○骨○角○之○屬○皆○各○得○其○用○此○不○謂○之○義○正○  
而○謂○之○仁○育○可○乎○是○則○所○謂○仁○育○萬○物○義○正○萬○民○者○特○對○  
舉○之○互○文○耳○如○必○泥○其○辭○而○不○能○通○其○義○則○亦○惑○之○甚○者○  
矣○然○則○仁○育○義○正○二○者○有○輕○重○乎○曰○仁○義○有○輕○重○是○天○有○  
時○陽○時○陰○矣○不○可○也○曰○仁○義○無○輕○重○然○則○仁○與○義○將○並○加○  
之○一○人○用○之○一○時○則○既○加○之○仁○恩○復○加○之○義○威○既○用○其○慈○

五難

難

五解

惠○復○用○其○嚴○毅○然○後○無○輕○重○之○別○乎○曰○聖○人○之○治○天○下○其○  
心○惟○知○有○仁○而○已○其○濟○之○以○義○非○得○已○也○如○天○之○春○夏○陽○  
也○秋○冬○陰○也○而○春○夏○之○晴○明○則○陽○之○陽○也○其○陰○雨○則○陽○之○  
陰○也○秋○冬○之○霜○雪○陰○之○陰○也○而○秋○陽○冬○日○則○陰○之○陽○也○大○  
抵○天○地○之○氣○貴○陽○而○賤○陰○萬○物○之○情○喜○陽○而○惡○陰○日○月○光○  
華○四○時○皆○宜○即○秋○陽○冬○日○雖○日○有○之○不○以○為○多○陰○雨○霜○  
雪○特○其○偶○耳○若○連○陰○積○雨○霜○雪○彌○月○則○萬○物○不○能○支○是○天○  
之○道○必○以○陽○勝○陰○而○聖○人○之○道○必○以○仁○勝○義○且○所○謂○義○者○  
非○盡○嚴○威○之○謂○也○今○夫○人○存○之○內○止○一○不○忍○人○之○心○而○措○  
之○外○則○為○不○忍○人○之○政○由○是○而○千○變○萬○化○經○綸○皆○出○其○中○

六解

作○者○五○六○精○神○在○此○一○段

通○篇○主○腦○在○此○一○句

又○申○一○解



夫不忍之心仁也而變化經綸即義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主之以仁輔之以義非仁不生非義不成明乎此而仁義之道始可並行而不悖矣要之仁育義正之道即陽生陰成之道也聖人在上一天而已矣

六難而七解前就全部太極通書作翻後復開拓言之無非六經諸子之菁華場屋論體從未得此名篇

誠則無不敬論 朝考選館作

一篇公穀文字

誠者何敬之體也敬者何誠之用也曷言誠為體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故謂之體曷言敬為用洪範曰敬用五事故謂之用曷言誠為敬之體程子曰入道莫如敬又曰誠然後能敬是入道者有誠之體而後能得敬之用故曰誠為敬之體曷言敬為誠之用程子曰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夫篤恭者恭敬之本於至誠者也恭敬本於至誠而即可以安百姓平天下故曰敬為誠之用然則舍誠無體乎曰體不同而誠為體則同天有天之體人有人之體物有物之體各有一體即各有一誠是誠之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六

合而為一者分之則有天有人有物而錯綜而變化之則有百千萬億而不可窮而其實則共此一誠而已矣然則舍敬無用乎曰體則同而用不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孝弟曰忠信皆用也敬之不可稱為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猶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不可稱為敬也惟用有各殊故其稱亦異當其用仁義禮智孝弟忠信則敬為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用當其用敬則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為敬之用而其實皆為誠之用而已矣是故言敬而先之以誠兼詞也重在敬而兼言誠也視之則敬徐而察之則誠蓋主乎敬而溯其所由來則誠心治也心治者以身之敬知心

之誠也言誠而繫之以無不敬統詞也重在誠而統言敬也視之則誠察之則敬徐而察之則無不敬蓋主乎誠而推其所由往則敬意治也意治者以意之誠知心之敬也重在敬而兼言誠者是因敬以求誠下學之方也重在誠而統言敬者是即誠以推敬一貫之義也無不云者其辭堅辭之堅者必之也決之也則之云者其機速機之速者感之通運之神也知此乃可以知聖人故通書有之曰聖誠而已矣

脫盡時谿運以古意借公穀之毫端抒濂洛之實理世儒罕有其匹



武王非非聖人論

十六歲作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予曰武王非非聖人也。聖人者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天下有道天生聖人以治天下。天下無道天生聖人以安天下。所以聖人之生當其治則治之。當其亂則安之。于是天下後世莫不曰某聖人也。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也。是故堯舜之治天下也以揖讓。湯武之安天下也以征誅。其迹雖殊。要其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則一也。皆聖人也。當紂之暴虐。天怒于上。民怨于下。武王不得已而會之孟津。意曰王其改諸乎。乃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武王曰不可。又遲之二年。暴虐滋

甚。于是武王伐紂。天下諸侯以武王為天子。是時天意始定。而民得以安。嗚呼。觀于武王之末受命。武王誠不得已也。誠應乎天而順乎人之聖人也。乃蘇子則曰。孔子蓋罪武王。顧自以為周人也。故不敢。夫使孔子罪武王。則尤宜罪微箕。自微子抱器歸周。武王始敢伐商。而箕子復以洪範陳。是微子導之于前。箕子附之于後。武王而非聖人。則歸武王者。必非仁人。况讎仇乎。孔子曰。殷有三仁。微箕與焉。夫孔子不敢罪武王。獨不敢罪微箕乎。孔子不罪微箕。則其不罪武王也。明矣。彼蘇子之說。何居。雖然。蘇子豈真不滿于武王哉。蘇子有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愛民。

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又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夫列之于堯舜之班。加之以仁義之號。則其罪武王。非罪武王也。罪後之學武王者也。武王不世出。紂亦不恒有。彼牧野之事。雖曰應乎天而順乎人。然而弑君之迹。終不能辭。使人人皆曰。武王聖人也。則天下後世。不皆可借武王為口實。而假誅獨夫之名。以弑其君。亦何難。自居于聖人。則武王不且開天下後世。以弑君之釁耶。蘇子慮之深矣。故作為此論。使後之讀者。庶可曉然曰。武王何人也。紂何人也。以德若此。以暴若彼。猶不免貽訛于士大夫。則其君少有不為紂者。彼必不敢效。



武王矣。其身少有不若武王者。彼必不敢伐紂矣。千古君臣之分。殆于蘇子數言定之矣。故論者謂三代以後。得天下者在昔。惟漢在今。惟我本朝。萬世無遺議焉。始皇滅周。而高祖誅之。李賊滅明。而

章皇帝討之。其名為至正。其心為至公。外此皆出于弑。或有

顯弑其君者。或有陽為讓而寔則篡者。苟非蘇子之論。則彼皆可自居于武王。得以有辭于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亦何從而辨之乎。甚矣蘇子之為功于天下。後世者。為非淺也。後之君子。讀武王論者。徃徃以其深。非武王過之。而不知彼為天下後世計。故有所甚不得已。其心寔未嘗不

諒武王。即使其與武王相遇于九原之下。武王亦可以諒蘇子。吾願讀其論者。其亦原蘇子之心。以諒武王之心可也。

此予十六歲戊辰春。從家大人客唐村潘氏月下作也。時予讀東坡非武王論。歎曰。信哉。使武王非有利天下之心。則伐紂之後。何不迎微子而立之。微子不可。則迎箕子而立之。箕子又不可。則商之子孫。其麗不億。或擇一中主而輔相之。亦安在其不可中興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于君父。顧計不出此。而曰不利天下。吾不信也。遂援筆而書其後。家大人見而怒曰。小兒持論安

得如此苛也。論古人行事。當於不是處求是。奈何于是處求不是。予乃惶然愧悔。挑燈為此。大人顧而喜曰。是可與言文矣。謹識之于篇。使天下後世。知先大人天性忠厚若此。不肖敢不敬遵云。

八大家文集序 郡試首作

文所以載道也。初予垂髫時。讀八家之文。輒嘆曰。道在是道在是矣。及稍長。上自周秦。兩漢以迄于閔閔。濂洛。子史百家之書。反覆讀之。然後知向之所謂八家文者。其于道有未盡也。今夫八家之中。言道者必自昌黎始。觀其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而起秦漢以來八代之衰。儻所謂其功不在孟子下者。然孟子言性善。而昌黎分性為三品。孟子距楊墨。而昌黎比墨于孔子。且其言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嗚呼。是遵何道哉。夫父子天性也。仁義廉恥者。君子由之。而不可斯須。



去者也。而墨子曰：雖有慈父，不愛無功之子。又曰：貧則見廉，富則見義。此固害道之甚者也。且其悲染絲著三辨論，尚同敘儀法，往往自託于有道之言，而其實淫辭而已。邪說而已。昌黎豈未之深辨，而顧與孟子之論相刺謬也。是遵何道哉？由斯以譚昌黎之于道，未盡也。若夫荀孟之不可並猶之孔墨也，史遷以荀孟合傳，儒者猶且非之。而廬陵氏往往並稱之，何也？其答吳充也，則曰：荀孟可至而不可至也。其上王樞密也，則曰：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也。其論藝文志也，則曰：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者也。而及觀其作唐書，則又曰：韓愈自比于孟軻，而以荀况

揚雄為未醇，可謂篤道君子矣。夫知愈之，以荀况為未醇，而謂之篤道而已，則以荀孟並稱之，豈已之于道有未篤耶？吾觀荀卿一書勸學，則取于假言性，則取于忍欲富貴，則取于學論，聖人則取于神固，其他紕戾者，吾亦不能以勝指也。而廬陵氏顧與孟子並稱之，由斯以譚廬陵之于道，未盡也。且夫自漢以來，明先王之道者，董子耳。而南豐之言曰：獨揚雄氏而已。為此說者，昌黎也。而南豐之學，遂獨宗之。夫雄以其法言像論語，而以予觀之，駕說之論，孰與繁露之觀德鑄人之辭，孰與繁露之奉本修身矯思之訓，孰與繁露之闡實性而立元神，耕道獵德之辨，孰與繁



露之法仁義而通國身即其太元一書其不逮董子也遠甚矣方州部家之名以視循天之道孰精也中周磻閑之卦以視辨天之容孰密也晝測夜測之術以視陽尊陰卑之義孰正也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之象以視相生相勝五行逆順之文孰詳也而顧以爲明先王之道者獨揚雄氏也由斯以譚南豐之于道未盡也至若蘇氏之言六經皆出于一偏之論而其大悖于道者如老泉之刺周公東坡之非武王穎濱之解老子尤不可以爲訓然老泉之言微文刺譏而已至東坡之非武王也則曰武王非聖人也予讀東坡武王非聖人論十有餘歲矣乃擲筆而起曰嗟乎

武王安可非哉遂作非非聖人論反覆數千言東坡有知幾亦不能以自解也若夫老氏之學絕仁棄義非性也知雄守雌非中也欲取姑與非誠也和光同塵非理也至于不仁天地芻狗萬物固無忌憚之甚者矣而又從而解之何哉夫以三蘇之學何不并其心力以專攻于易傳詩傳禮書春秋傳四書說之內而究其精微以上接孔孟之統而顧使後之窮經者謂其父子兄弟皆讓能于閔閔濂洛之徒亦足悲夫由斯以譚則三蘇之于道未盡也若夫韓之外之有柳也歐之外之有王也其不足與言道也又明矣乃二子者皆自謂本之六經參之子史旁通交推以爲



之文。而試其所得。柳止于辨鬼谷之誣。王止于序周禮之義耳。今夫鬼谷之書。觀陰陽以爲押闔。恃反應以驗往來。借抵巇以見遠近。用飛箝以別是非。皆一本于權謀。法術之說。即使出之鬼谷之手。如是止耳。其真與僞。亦烏足辨哉。不務其遠者大者。而區區之是察。宜其失身于叔文。而不之悟也。若夫周禮。周公經世之書也。而臨川以爲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乃觀其行事上之不能如天官六典。八法九職九賦之制。下之又不能如地官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之條。而徒創一青苗之法。以煩擾天下。吾不知所爲制而用之者。何法。推而行之者。又何人也。由斯

以譚則柳州臨川之于道。未盡也。予故知向之所謂八家文者。其于道皆未盡也。雖然是烏知八家之文。亦皆所以載道哉。今夫道也者。舉凡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日星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山崖川谷之所以流峙。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以經綸。艸木鳥獸。昆蟲蛇龍魚鼈。之所以蕃育者。皆是物也。人見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而此八家者。有所覩焉。則書之。有所聞焉。則書之。有所思焉。則書之。有所慕悅焉。則書之。有所懽欣。愉樂焉。則書之。有所感慨悲憤焉。則書之。無不得其性。而類其情。肖其形。而極其狀。發其理。而窮其微。大言之而



無外小言之而無內精言之而可以析微芒粗言之而可以  
搖山嶽而倒河海嗚呼道至矣盡矣信乎如八家者乃  
可以為載道之文矣吾亦安得而盡訾議之哉涇陽太史  
劉公承

簡命

出守廣陵聽政之暇日與士之有道而文者課文論詩說  
書談道一時文人宗之既而出八家文集屬予為之序因  
不揣固陋以平日之所見于八家者序而書之不知其于  
道有合乎否也竊以今之為文者果能衷于道以為文則  
以昌黎之精深柳州之雅健廬陵之紆餘臨川之雄剛南  
豐之溫醇三蘇之汪洋渾浩浸淫貫通于八家之理而自

成其為一家之文吾知其必為載道之文也八家不足九  
可也

專重文以載道為主先歷指八家之文于道有未盡已  
令八家頰首後忽一掉轉八家之文皆所以載道又令  
人人悅心不獨抑揚開閣之法極其變幻要其見道既  
真故橫豎說來祇覺淋漓痛快其於道非小補也讀八  
家文序等於崔灝題詩矣



歷代名儒傳序

儒行一篇。載之家語。見于戴記。孔子之論儒詳矣。豈有加焉。班固之言曰。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秦漢之交。儒行幾泯滅矣。高祖幸魯。以太牢祀孔子。文景之世。藏書漸出。孝武表章六經。招徠文學。宣成繼軌。明章嗣興。于是儒術大盛。田何丁完。施讐孟喜。梁邱賀之徒。儒而易。伏勝孔安國。大小夏侯。歐陽生之徒。儒而書。申培。轅固。韓嬰。毛亨。毛萇之徒。儒而詩。高堂生。后蒼。戴德。戴聖之徒。儒而禮。董仲舒。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瑕丘。江公之徒。儒而春秋。降及後漢。沿至隋唐。莫不有名儒代出。至宋世道

學興而儒林遂次之。然非儒林不能入道學之域。非道學不能要儒林之歸。其實一而已。今朱蔡兩先生輯為歷代名儒傳。河間獻王王也。而儒之董仲舒王相也。而儒之夏侯勝太子太傅也。而儒之韓伯領軍將軍也。而儒之周程張邵朱子皆道學也。而儒之。至若前史所載之儒林儒學者。或少有疵瑕。即不得與于名儒之列。似有得于孔子儒行之說。而別擇之。故其所稱為名儒者。醇乎醇。而其所以論名儒者。嚴乎嚴者也。則名儒者固非循吏所能至。而亦豈在名臣下哉。是為序。

二酉山房藏書序

二酉山房者予所建藏書之室也。初予弟蓮西以康熙乙酉舉孝廉予之舉也。亦以丁酉故名其藏書之山房曰二酉。夫二酉者兩山名。在辰漢之間。有大酉小酉。二山山有石穴藏書千卷。世人鮮有窺者。予兄弟少嗜書。每欲探二酉之秘。盡掘而觀之。乃不獲窺秘書於二酉之穴。猶幸側賢書於二酉之科。豈天以此二酉酬予兄弟之願乎。曰非也。予兄弟二酉之興。天之所以償吾祖若父耳。昔王師下江南。圍揚州。空城逃竄。吾祖跪守雙親柩。不忍去。吾父方九齡。隨侍吾祖側。不忍離。於是父子幾死刃下者。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三  
數矣卒以神人護免時順治乙酉也其時論者僉以至孝  
格天必膺厚福迺祖若父俱以諸生老幾謂天道無知矣  
直越六十年甲子一週再逢乙酉吾祖若父於是歲崇祀  
鄉賢子弟蓮西亦以是科舉孝廉則前後兩乙酉如響應  
聲亦何天道之顯赫若斯也又閱一紀而予復以丁酉售  
北闈丙辰授館職荷

覃恩祖若父皆贈太史今予退歸林下整理藏書叙而錄  
之命以二酉之名使世世子孫知予兄弟之所以嗜書好  
學者皆以祖若父兩世純孝德澤深厚所致天特假之詩  
書錫以二酉以揚前烈豈偶然者哉後之人勿以山房為  
賞花玩月觴酒遊戲之場勿以藏書為飽鼠喂鼯蛀蠹潛  
蟠之藪勿以老人七十年來辛勤購鬻日積月累以得之  
者視為覆瓿易瓶之具而或不加珍惜之寶貴之也其有  
繼二酉而興者是所望於後之孝子賢孫也夫

重脩族譜序

予家自先稔侯日磾公以休屠國王太子入事漢武帝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目不忤視帝异之拜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帝以休屠王作金人為祭天主因賜姓金氏時莽何羅作亂公手擒而誅之由是著忠孝節與霍光同受顧命輔昭帝封稔侯及薨賜葬茂陵謚曰敬侯子賞公襲封稔侯日磾公同懷弟倫公拜黃門郎倫公子安上賜爵關內侯以平霍氏功封都成侯昆弟子孫同襲侯封世名忠孝一門內侍七葉貂蟬望於京兆世族罕比傳至九世祖珍公舉茂才歷洛陽令司馬長史遂家南陽由京兆遷南



陽自珍公始也十世彥貴公歷南陽太守十二世君闕公  
歷鉅鹿太守自司馬公以來凡一百五十餘年五世同居  
世稱義門金氏有司奏旌其門曰尚義十四世尚公歷充  
州刺史十五世瑋公歷郎中又傳至十七世道震公晉咸  
寧中建康別駕遂家建康由南陽遷建康自道震公始也  
十八世昭明公咸和中為兵部郎蘓峻內亂公領部兵會  
陶侃誅峻有功擢征西將軍益州刺史二十五世端緒公  
歷水部郎又傳至二十六世簡公唐貞觀中蘓州別駕遂  
家蘓州由建康遷蘓州自簡公始也至二十九世崙公開  
元中主桐廬簿有惠政民請留居子孫世居之名金家埠

由蘓州遷桐廬自崙公始也三十四世文浩公以武材為  
內侍從康成訓擊龐勛有功擢洪州刺史三十五世武顯  
公懿宗時仕淮南都統司護軍乾符己亥破黃巢屢捷轉  
兵馬使生博道公兄弟三人伯曰明道仲曰載道公其季  
也巢亂未靖公奉母趙太夫人避地新安卜宅休寧之珊  
溪土人所稱杉坑是己自桐廬遷休寧則自博道公始也  
博道公為日磾公三十六世孫實為休寧一世祖自京兆  
至休寧凡五遷而休寧子孫之蕃衍聚族之綿長衣冠人  
物之偉麗則為尤盛自日磾公至門詔之身凡六十六世  
自博道公至門詔之身凡三十一世由門詔而後族中孫



曾輩又已得四世歷稽世系毫髮不爽既又由珊溪遷梅結自竦公始由梅結遷金溪則自松青公始松青公卜築金溪以其地形勢壯濶山川佳麗可以蕃育子孫故家焉盖由博道公來居新安嗣是支分派別散處休寧者其居不一金溪尤大而摠以博道公為休寧始祖凡為博道公子孫者皆吾族嫡派也門詔高祖九疇公少篤學有大志游覽四方艤舟邗上每至董子祠旁歐公堂畔又或登眺文選樓中咸徘徊久之歎曰是真衣冠文物之鄉詩書禮樂之藪矣雖挾筴不問生業惟研究詩書博通經史偶試江都輒壓其曹補江都博士弟子旋貢成均與四方名

賢如董文敏輩以文字相結納遂肇迹江都其後不忘首邱歸老家鄉先是袍公於金溪之東築有東山別墅構精舍于其上曰東山書屋其地有八景題曰東山八景一時名人酬詠纍成卷軸九疇公讀父書服先疇以終老焉留第三子貴貢公於江都即吾曾祖也貴貢公生吾祖玉節公補江都廩膳窮經好古講明正學遠近學者宗之方鼎革時屠城城中無得免公跪守父母柩前七晝夜屢被掠幾死刃下有偉丈夫如金人狀提刀呵護給以小旗揭之門首舉室無恙人皆異之玉節公生吾父竒選公叔父彥選公並補江都增廣皆以美髯工文筆時人比之二蘓父



子兄弟並以忠義孝友崇祀鄉賢配享聖廟玉節公復崇祀勅建忠義祠門詔荷先人餘蔭丙辰成進士入翰林吾祖若父皆荷

**覃**恩贈太史迴念先世遺澤自日碑公忠孝相傳迄吾祖若父復以忠義孝友揚于朝廷顯于聖宮門詔不肖不能追紹前休康熙乙酉子弟蓮西登賢書始得歸里奉吾祖若父崇祀宗祠丁酉子叨北闈鄉薦復歸覲宗祠奉吾叔父及弟主入祠於是展省屢代祖塋皆歷歷親掃凡祠墓里居田園主僕之屬皆千年如舊獨休寧始祖博道公暨金溪始祖松青公兩塋幾鄰湮沒乃與族祖鍾眉公堂叔毓

丹公并率族衆同為清理得以復其舊址拓其規模族衆咸懽至上世邱隴自茂陵杜陵以下未得親為覲省而譜系則皆班班可考伏念吾家族譜之作肇自唐刺史文浩公嘗紀族胄自稅侯以來甚為詳悉遞傳至宋進士朋說公受教于朱子之門攷証尤精洎黔江令若洙公遵守世本錄示後人至明世屢加重脩惟弁公始付剗劂嘉靖至今已二百年當時給領者止一百部今族中藏守現存者不數部及今不脩則舊譜將不可復見子孫縱有賢者文獻無徵其孰從而繼之此念蓄之胷中者已四十餘年丙辰館選後以手錄二帙求序於大學士西林桐城兩座師



嗣因往來宦途未遑付梓今幸解組歸田得以閉戶丹鉛從容商訂并以親督開雕始于乾隆乙丑之四月成于明年丙寅之十二月凡舊譜所未載者皆堂叔毓丹公續之於前其賢孫廷棟增之於後其祖孫皆少長家鄉凡居族中與播遷在外者皆能留心搜輯積日累月以成此橐門詔取而詳加參攷刊刻斯編以示後之子孫有能纂成柱下者視家乘如國乘俾吾祖功宗德常照耀人寰而金氏族譜殆可竊附于孔孟世家之後以為千百世之忠義孝友者勸不獨為一鄉一邑之光也是所望於孝子慈孫也夫

經雅集序

國家制科之設非欲士之自束於帖括而已蓋將使之通其經術體明而後用可達也古者經無專家游夏之徒皆身通六藝迨自漢儒迭興於是易有四家書有三家詩亦有四家三傳三禮各有專師由茲分門別戶皆人占一經以自名其家唯劉向楊雄司馬遷班固之徒則於六經兼通其旨故其文彌顯光武之世始立五經博士之官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渠稱制虎觀談經史氏所謂洋洋濟濟盛於永平者也順帝時復有明經之試洎隋迄唐明經之科尤稱極盛故慕廬先生之言曰今之進士即唐之明經



也予考唐制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或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小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試明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文理粗通者為及第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者為乙第故其時士大夫皆知講明經術淹貫六藝浸浸乎蓋其盛也沿及永隆之代劉思立以為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才乃請明經試帖進士試雜文二

篇迨寶應之朝楊綰復云自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於是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而止嗚呼士之抄陳襲舊溺於帖括而不通經術者蓋不自今日始也當時唯韓退之柳子厚輩為能本之六經參之子史故其文足以雄視百代自荆公制為八股由明通今尤重經藝然有明三百年中其文出入經傳卓然可傳者自王錢歸胡而下不過數十人我朝自國初諸老一洗啓禎偽子之陋根柢六經如劉熊唐尹諸先生亦徃徃克自振拔自策論更定後忽爭尚聲調柔軟之態靡曼已極於是尋章摘句之士皆復溺於帖括之中無論他經槩



度不觀甚至本經亦多芟截雖名為專習一經而校其經  
藝皆轉相沿習萬口雷同况乎四子之篇苟知熟復於大  
全語類之書便為傑出之士欲求其貫串六經摘辭爾雅  
者真如景星慶雲之覩殆不數數覩也戊辰以還風氣日  
上至近科來皆知崇尚經術通經博古之儒炳炳麟麟日  
相望而起鄉會闡墨或未盡滌舊習至歲科兩試月書季  
考之文非根柢經傳者輒不足入司衡之目蓋自有八股  
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而搯觚之家不乏枵腹之子以  
彼妍醜莫辨肆意丹青忽見此稟經酌雅之構反或嗤為  
偽體由斯以談勢必驅天下才智之士不盡溺於帖括之

中不止也余竊不自揆嘗與學徒論所以作考卷之法詳  
為評次共得千篇要皆取其根柢六籍出入經傳不唯空  
踈悠謬之筆槩屏不錄即以黃老莊列之虛無談天雕龍  
之悖怪皆蔓說卮辭均無當于大道又雖或驅經役傳而  
穿鑿則類漢之傳會迂濶則近宋之腐談語欠推敲辭非研  
鍊經而不雅要亦偷經之賊耳以此施之楮墨適足為通  
經者之所點笑已惟是既稟之經復酌之雅發揮妙緒士  
推風雅之宗馳驟雄才人來淹雅之賞辭非駁雜斯醇雅  
可欽致擅安詳復閒雅足式或雋雅則如二王清言或秀  
雅則如三河年少此誠藝苑之潭與文壇之極軌矣於是



名其集曰經雅蓋取諸劉彥齋宗經之訓曰稟經以製式  
酌雅以富言亦期與世之君子相與窮究六經共還大雅  
云爾時已丑夏五評隲既竣用付開雕乃於九月上浣忽  
得余弟蓮西惡耗遂以中輟壬辰孟夏予將北遊坊友固  
請行世計其已刻尚不及三之一于是倉卒編次凡胸中  
愛好之章暨名人得意之製多所遺漏均俟二集彙刊識  
者尚鑒其為未成之書勿用為詬厲也則幸甚

琅函閣詩集序

代新城王大司寇作

昔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平生千萬篇金薤垂  
琳琅夫琳之為玉昭昭矣獨琅之為物也許氏以為似珠  
而考之符瑞圖則又曰玉有光景者嗚呼珠耶玉耶如李  
杜者取其文章而函之視之則離離其有光也聽之則其  
音清越以長也如是而名其函曰琳則真琳焉耳矣名其  
函曰琅則真琅焉耳矣予非能辨玉者而世之懷珍抱璞  
者多相率而聚予之廬以待予之剖而琢之礲而錯之白  
此薛下之門也噫抑誤矣夫子之為技也砭砭焉耳而其  
性顧樂得世之珍怪瓌瑰之寶聚而觀之故雖朝夕侍輦



下。暇。則。與。學。士。大。夫。觴。酒。賦。詩。闡。題。分。韻。迭。唱。迭。和。以。鼓。次。休。明。時。顧。有。並。轡。肩。隨。而。至。至。則。揮。毫。伸。紙。大。珠。小。珠。紛。紛。落。玉。盤。使。見。者。或。以。為。連。珠。或。以。為。合。璧。者。則。涇。陽。二。劉。君。也。長。君。西。谷。次。君。仲。濱。先。後。皆。為。玉。堂。中。人。二。劉。之。名。固。已。照。耀。人。寰。光。輝。百。仞。海。內。之。士。其。想。望。二。劉。之。丰。采。者。真。不。啻。天。上。珍。希。世。寶。矣。予。每。讀。二。劉。之。文。輒。起。而。嘆。曰。夫。懸。黎。結。綠。不。生。于。硎。礪。之。圃。玳。瑁。珉。不。生。于。硃。碯。之。場。二。君。之。所。從。來。有。漸。矣。既。而。二。君。果。奉。一。匱。以。來。望。之。則。晶。晶。瑩。瑩。光。彩。四。射。亟。發。函。而。視。之。則。其。尊。公。推。菴。先。生。之。琅。函。詩。集。也。予。受。而。讀。之。則。又。起。而。嘆。曰。琅。

琅。乎。哉。奈。何。其。函。之。耶。函。之。者。是。韞。玉。于。石。而。藏。珠。于。淵。也。是。集。也。使。其。剖。而。獻。之。以。懸。諸。清。廟。明。堂。之。間。則。琅。琅。乎。可。以。奪。夜。光。之。魄。可。以。增。明。月。之。輝。可。以。失。隋。侯。之。照。可。以。媿。趙。璧。之。妍。可。以。使。弘。璧。琬。琰。潛。其。光。可。以。使。天。球。大。玉。掩。其。耀。奈。何。其。函。之。耶。雖。然。先。生。亦。烏。得。而。函。之。哉。其。在。禹。貢。曰。厥。貢。球。琳。琅。玕。釋。之。者。曰。球。琳。可。以。為。圭。璋。琅。玕。可。以。飾。冠。冕。如。先。生。者。真。盛。世。之。冠。冕。矣。其。亦。烏。得。而。函。之。哉。方。先。生。之。守。臨。汾。也。其。溫。潤。而。澤。也。曰。先。生。仁。也。其。縝。密。以。栗。也。曰。先。生。知。也。其。廉。而。不。劓。也。曰。先。生。義。也。其。孚。尹。旁。達。也。曰。先。生。信。也。當。是。時。也。臨。汾。之。人。已。無。



不知先生之爲世所寶貴矣。其亦爲得而函之哉。乃名是集而獨有取于函者。何居。曰。今之世。按劍相盼者。比比矣。亦惟是匱十重而韞之中。十襲而珍之。重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翡翠。盛以縹囊。編以紺帙。縮以牙籤。欲啟函而視之。則三薰三沐。而後從事。非然者。寧善而藏之。不以示人。夫是以函之也。云爾。噫。意深哉。乃予讀先生詩。輒想其人。儻亦冰姿綽約者。欵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觀斯集也。君子哉。我其念之矣。

琅函二字妙義風生使讀者想見玉山上人也

題周策銘太史鳴玉溪集

晉史謝康樂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當其出守永嘉郡有名山水肆意遊遨遍歷諸縣動踰旬朔所至輒爲詩咏論者惜其搜竒獨失雁蕩及觀康樂集中如遊赤石登綠嶂以及華子岡斤竹澗江中孤嶼石壁精舍諸詩不過十餘首而于華蓋仙巖丹霞白雲諸山皆不與甌江龍湫象蒲梅溪諸水又皆不與以予觀之則其所失者當不獨雁蕩也即康樂遊名山志所載石帆破石神子溪桂林頂皆未嘗爲一詩以紀之亦甚可恠矣古婁周策銘先生性嗜山水弱冠即往來京師遍歷名山大



澤○以○求○天○下○之○奇○聞○壯○觀○比○成○進○士○直○史○館○其○間○飽○山○水○  
之○樂○者○蓋○已○十○餘○年○往○往○一○吐○其○胸○中○之○奇○發○為○歌○咏○則○  
山○崖○川○谷○之○靈○皆○陳○于○目○前○客○歲○孟○冬○先○生○遊○諸○暨○間○踰○  
九○溪○探○五○洩○所○過○一○山○一○水○一○峰○一○石○一○溪○一○洞○輒○為○一○  
詩○又○復○綴○以○小○序○數○語○無○不○瑣○瑣○細○列○其○辭○約○而○該○麗○而○  
旨○其○詩○峭○而○幽○工○而○潔○直○使○山○水○之○性○情○名○狀○一○一○皆○懸○  
于○作○者○之○手○寄○于○讀○者○之○目○共○得○詩○二○十○九○首○序○二○十○二○  
首○計○其○地○不○過○一○縣○計○其○時○不○踰○三○旬○而○先○生○之○詩○多○且○  
工○如○是○以○視○夫○康○樂○之○守○永嘉○在○郡○一○周○者○其○優○絀○何○如○  
也○先○生○排○次○之○餘○又○繼○以○自○錢○塘○以○下○所○咏○十○九○首○共○為○

一○編○名○曰○鳴○玉○溪○集○壬○午○春○先○生○過○廣○陵○出○是○編○以○示○予○  
予○受○而○讀○之○髣○髴○置○我○于○五○洩○九○溪○間○讀○之○而○卒○神○情○恟○  
恍○時○已○漏○下○三○鼓○忽○忽○隱○几○而○寐○夢○先○生○與○予○乘○一○小○舟○  
自○邗○關○掛○帆○直○抵○諸○暨○然○後○繫○舡○登○岬○過○青○口○入○九○溪○遍○  
歷○五○洩○諸○名○勝○則○見○夫○峭○者○直○者○橫○者○側○者○蟠○者○窟○者○陡○  
者○立○者○蜿○者○蜒○者○銳○者○險○者○懸○者○撐○者○窪○者○深○者○溪○而○鳴○  
者○濤○而○噴○者○山○而○屏○者○石○而○夔○者○老○而○禿○者○秀○而○童○者○皆○  
一○一○如○先○生○所○云○予○因○與○先○生○相○視○而○笑○曰○先○生○不○予○欺○  
哉○既○笑○而○寤○則○一○燈○熒○熒○求○所○為○五○洩○九○溪○者○皆○不○可○得○  
獨○先○生○鳴○玉○溪○集○一○卷○歸○然○存○我○几○案○間○也○因○援○筆○而○書○



之時三月之七日。

李存齋先生花隱軒詩序

廬陵先生云詩之作也窮而後工存齋先生達也非窮也雖然必以窮爲先生諱是不知先生者苟從乎世俗以觀當代之所稱富貴豪華無如先生孰謂先生窮先生文定公元孫也狀元苗裔宰相宗支加以宗伯嗣興八座代傳聲施閎闊之盛不可謂窮先生都諫公嫡孫也起於司李訖於廷尉其翊戴之忠貞亮之節光於海寓輝於奕世不可謂窮先生總憲公冢嗣也烏臺望顯柏府聲威學士十年司空三載翩翩膝下公子名都不可謂窮然此猶先世之遺澤也若夫終賈妙齡早魁京兆淡墨總標聲傳日下

鴻文既播價重洛陽當此之時窮歟達歟甫踰疆仕染翰鳳池向彤廷而近日躋黃閣以披風詞成紅藥之篇名噪紫薇之禁當此之時窮歟達歟年近服官剖封符竹試相如於夜郎天顯千古之奇才使韋臯於南詔人建非常之偉伐當此之時窮歟達歟由斯以談則語先生以窮未有不掩口而笑者也雖然是豈知先生者哉予少游都憲夫子之門得追從先生竊見其文章之超邁氣度之豪舉直有推倒一世之概令其及時奮翮以上接文定衣鉢繩繩相繼豈不盛與乃公車十上抱璞無門夫以此絕倫軼群之才居屢世顯要之地門生故舊幾半天下使其少自貶

捐何難一得顧以世俗苟且之爲深用媿恥寧屈首就中翰盡瘁王家晨入暮出奉職唯謹辛勤數稔並不獲內調而有滇南之役雖由此陟大吏晉台階以霖雨天下蒼生固自易易而乃域於一郡驥足未伸回視九重君門萬里三十年來困頓怵鬱曾不得少遂其志可不謂窮歟且家雖世胄而先代所留遺者自御賜之翰墨器玩以及故園花石秘藏書史外亦別無長物而先生少即耽情文園雅好詩書絕不知有貴介氣凡鮮衣怒馬歌兒舞女之習濁世之所艷稱而爭效者一皆鄙棄而不屑蹈惟閭鄙二三知己及四方名賢士夫詩筒文社相與唱酬往往宴集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四  
於庭則出其器具皆舊家之法物而不勝摩娑也味其飲食皆內造之法饌而不勝醉飽也以故游其門者但知其爲世家大族驚歎愛慕以爲世所希有而起視當世之所爲富貴豪華者固自萬萬不逮遂不復知先生之窮而先生亦不自以爲窮也大抵先生富于品望窮于逢迎貴於門第窮于勢利豪於性情窮於夤緣華于文章窮於遇合蓋先生之詩不以窮而工窮亦工也先生之才與品不以詩顯詩亦顯也且即先生之詩亦異夫世之所爲詩者讀其閨門諸詩使人孝子仁人之心油然而生讀其仕宦諸詩使人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生讀其感物懷人諸詩使

人忠厚悱惻之心油然而生要其所擔荷甚大而其志甚深遠者皆可於詩得之也豈僅逸客騷人寄託於草木蟲魚之感歎已哉是故讀先生詩可以知先生而知先生者正不得徒執詩以求先生如求聖俞者之必於詩也且聖俞以蔭補先生雖膺前人之蔭而獨自振拔以孝廉名於時海內稱先達者已歷有年所矣則先生之窮亦異乎世俗之所爲窮而要不能以窮爲先生諱且爲先生誣也雖他日陟大吏首台階以承元老之勲可謂達矣而今日之詩則未嘗不以窮而益工也信哉廬陵之說爲不可易已於是乎序

宿草吟序

余弟蓮西以己丑夏五從毘陵董先生挂帆西征行至玉山忽罹疴疾比歷西江沉縣日甚迄於八月二日竟至不諱嗚呼昔獻之之亡也徽之爲登床撫琴彈不成聲遂一慟而絕今余之後死也亦已久矣乃日月迅邁溘忽之間已匝一周余客豫章署中不能臨風一奠時至悲來慘不自勝大來三世兄亦復愴然傷懷特賦二絕以致其悲悼之意適董先生方歲校南昌駐節省會署中諸名士畢集浸浸乎比於建安之盛皆爲各和二章予受而錄之哀然成帙華亭溯崙張兄余弟同年爰也復以排句跋其後余



伏惟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諸君子之所以  
哭余弟者亦何其哀音繚繞涕淚之痕溢於楮墨是可知  
諸君子之篤於朋好者幾出乎古人之上亦可知余弟歿  
世之後猶能使諸君子之惓惓於心恫鬱沉吟反覆追悼  
而不能已者固必有所以不忘者在也因名其集曰宿草  
吟云庚寅八月嗟季軒主人金門詔收淚書

滇黔總制西林鄂夫子六十壽序

代諸同門友作

粵自夫子總制滇黔歲歷三載時屆仲春恭值覽揆之辰  
羣門弟子曲跪堂前磬折帳外許生希孔請一言為壽諸  
生咸遜謝曰夫子福德至脩勲烈至鴻雖有巧歷莫紀其  
數吾儕不文之詞何足頌揚萬一希孔曰不然千黍之精  
釀而為酒千狐之腋集而為裘請試言之各為夫子進一  
觥希孔乃奉觴而進曰滇黔僻在邊方四時氣候多偏少  
正多濁少清夏鮮暑雨冬無凝雪自夫子總制滇黔本中  
和之性宣清明之氣宰制萬端經緯造化而一種愛育羣  
生之意時若家人父子訓誨叮嚀每遇春耕時親行勸農

多方獎賞歲時則蠲給貧民嚴寒則開廠賑粥老弱孤獨則親詣普濟堂撫恤噢咻以至感召天和四時之氣各得其正順其令雨足千疇雪深數尺是歲皆大有民慶屢豐嘉禾遍野肇自籍田迄蠻寨一莖數穗同穎雙岐者所在皆是天人協應萬物咸和此夫子之輔相天時也願請為滇黔父老進一觥於是陳生莫讓奉觴而進曰滇黔嶺高箐深土曠民稀川澤不通舟車不達貿遷艱難貨物居積以致不務生殖地瘠民貧室多懸磬自夫子總制滇黔相度水利導之疏通招集農民勸之墾闢捐金數千首倡以開稻田請帑數萬改站以通車路將使物產漸豐商賈遠

至不獨便行李之往來實以籌富庶之根本此夫子之財成地利也再請為滇黔父老進一觥於是趙生繩武奉觴而進曰滇黔苗獠雜居蠶食生民為害已久如滇省之霑益土酋安於蕃鎮沅土酋刀瀚者樂土酋刀聯斗或兇悍倍常或貪庸日甚附近漢彝日不聊生以及威遠哀牢之猓黑擺彝茶山孟養之窩泥猓獠出沒江外棲無定所劫殺為常毫無顧忌黔省則苗種尤繁蔓延日衆所在生苗寨連數百地亘千里聚集漢奸勾通川販燒殺擄掠歲無虛日昔人之澄清邊境者動輒提師數萬支糧數省縱克有成得不償失自夫子示以德威先聲遠震下車數月不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動聲色擒安於蕃置州牧擒刀瀚置郡首擒刀聯斗置縣  
令改舊霑益為宣威州改者樂甸為恩樂縣各收地數百  
寨不費一弦拓地數千里至若平裸黑剽窩泥擒千數百  
人戮渠魁赦脅從其孟養等處尤為深險此明大司寇王  
驥與沐晟沐昂等先後領兵各十數萬建功封爵之地酋  
部嘗驚嘆以為自古漢人無到此者今夫子遣一旅偏師  
過孟養數百里皆嚮化而滇省邊疆自此永寧矣黔省之  
害仲苗尤甚長寨谷隆關以及者貢打壤老軍壘等處明  
知羣奸嘯聚無敢過問夫子嚴飭將士密示機宜星持令  
箭刻期並進遂克成功復奉

命親履其地羣苗蒲伏跪迎傾心投順者數百寨殲其首惡十  
數人餘則悉行安插貸牛種給米鹽無不懷德畏威舉踵  
恐後凡安順鎮寧定番廣順各路生苗從不知有王化者  
莫不聞風願附版圖編戶輸租比于齊民至今絡繹于道  
而黔省邊疆自此永寧矣此夫子之補揀人事也更請為  
滇黔父老進一觥於是祁生秉衡奉觴而進曰滇黔去京  
師萬里天高聽遠官斯土者視為傳舍不問民生不親庶  
務故風氣敗壞日趨凋敝自夫子總制滇黔文教既揆武  
功咸奮大小羣僚咸懷忠良貪者廉惰者勤徵輸有義足  
國賦尤不朘民生出入有經給公家亦不累私室賢才者



必受

殊知廉能者必邀上賞下至一才必錄一技必庸小青必諭以自新大過必嚴以叅罰溷濁之習既無所容因循之風洽然丕變官方既清官箴以肅願請為滇黔文武屬僚進一觥於是劉生騰鯤奉觴而進曰滇黔風氣靡弱士夫之家鮮聞大道不競氣節巧者阿諛為能樸者倨傲成性以故當事罕為加敬少所矜式其幸列賢書者南宮一蹶不復再赴而側名庠序者皆以謀生為急稀克向上自夫子總制滇黔士大夫敦禮讓飭廉隅咸以不獲造門墻為恥及禮闈期近首先捐俸數千緡倡率羣僚每一舉子各給

公車費約五十貫俾得往來裕如是科第進士者滇省十人黔省六人號稱極盛適遇

特恩

旋得謁選或就教職並登仕版者復數十人又以書院為儲才地乃大課通省士子選其文藝精通者送院讀書給以膏火比及秋試凡列優等者代輸卷資又親詣貢院查看號舍設立條規凡卷燭飲食坐卧之事無不計慮精詳甚至每號設蓆一床每場增粥一食給以臘肉果餅芽茶佐以小菜籌畫既周又戒以精潔雖父兄之愛子弟有不逮也是科由書院售者六人試優等售者數十人夫子所以造就人才者尤未之前聞願請為滇黔縉紳先生博士



弟子進一觥於是李生希舜奉觴而進曰滇黔營伍不整  
器械不齊將不知兵兵不習戰餉多扣剋糧多虛冒自夫  
子總制滇黔體恤有方訓練有法虛糧則令其子弟補充  
戰陣則就其家優恤克敵有功必邀議叙觸鋒冒刃必受  
旌庸每營賞賚士盡沾恩到處懽呼人皆挾纊故一遇興  
師踴躍百倍宜其所向披靡無不尅日奏功也願請為虎  
賁將士進一觥希孔復揖而進颺言於衆曰夫子總制滇  
黔之功諸君聞其略矣抑知夫子之功有不止於滇黔者  
諸君其亦能言之乎於是竇生容奉觴而進曰竊聞東川  
者川之附郡也烏蒙鎮雄者川之外府也維西阿墩奔子  
欄者川之番地也雖均隸川疆而去川遼遠彞性獷悍時  
肆梟張川省文武莫可誰何

上以川省諸邊境非夫子不能制其已附者悉令歸滇其未附

者亦令相機剿撫於是以維西等處委員查勘安營設汛  
以制諸番親往東川規畫疆界以制苗獮烏蒙鎮雄則互  
相唇齒擾亂邊民乃調兵三千裹糧半月不及兼旬蕩平  
兩府溯其兇燄則自周秦以來盤踞巖險相沿至今一朝  
剪滅永除邊患罔不懽忻願請為川省父老進一觥於是  
劉生曰從奉觴而進曰竊聞粵之士酋曰岑氏者相傳岑  
彭之後竄伏蠻荒據土自雄與黔接壤其地有江厥名紅



水因上下流分南北江江南隸粵江北跨黔世為民患昔王文成提師數萬僅平一田州岑猛而旋服旋叛子姓蔓延流毒益橫泗城土府岑映宸尤為驕悍

上以粵省諸邊境亦非夫子不能制乃令粵西自撫提以下咸受節制議者皆以首素跳梁雖連三省之兵不足撲滅初首越江而北日陳兵飲馬簡士連營以耀威武及聞夫子至忽捲甲韜戈繫組自縛叩首馬前賁印以獻并其子弟及部下亭長無不稽顙歸罪懇請存祀乃念其先世曾有微勞故以其土歸流而以其弟武舉岑映翰請

賜冠帶以守邱墓割江北七百里地歸黔改安籠為府以新地為州而以江南地歸粵復為粵添設右江一鎮粵之邊患亦從此永息願請為粵父老進一觥於是楊生世昌奉觴而進曰竊聞有天柱者楚之巖邑也五開銅鼓平溪清浪者楚之四衛也亦皆以羣苗雜居難以馴伏

上又以楚省諸邊境非夫子不能制乃以天柱屬黔之黎平郡以五開衛為開泰縣以銅鼓衛為錦屏縣亦屬黎平以平溪衛為清溪縣以清浪衛為玉屏縣屬黔之思州郡其地皆各種生苗互相蟠踞有謬冲花苗者尤負嵎恃險界連三省白晝剽掠蹤之不可入捕之不能出楚索則遁黔黔索則逃粵一寨為倡眾寨為和以至楚疆不寧黔疆不輯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夫子乃咨會兩省嚴飭文武深搃賊巢遍搜賊衆并乘機借勢招撫各寨延及黎平都勻之八萬古州鎮遠之九股生苗各皆嚮化不獨黔邊永靖楚疆亦安願請為楚父老進一觥希孔復揖而進颺言于衆曰川蜀楚粵雖為隣境皆內地也夫子更有功施異域澤及外藩者諸君亦能言之乎於是楊生德霈奉觴而進曰竊聞開化之南二百四十里厥惟交趾沿及明季交人私侵遂越有八十里及聖祖初曆小陵內訌復越有四十里僻在蠻荒鮮有問者前制府高公按志清疆當歸入一百二十里地安南王黎維禔上表懇請而夫子適來制滇遂奉

命重勘乃以鉛廠山河為界僅歸入四十里其八十里失之前

明仍請

上賜之

制曰可并令自今安南表奏悉由滇毋聽由粵復

勅諭安南王誕告懷柔之意時安南土目黃文綏者以由滇至竟不接受開化鎮南君天祥即欲討之夫子曰土目賤吏耳何得輒受

勅書上聞國王禮也輒加討焉國王其又何知子姑待之用飭我守者毋增一兵毋多一言乃上章陳狀復寓書以告於粵東西督撫提軍諸公曰其為我告諭交王敢抗

天子命乎不知懷德且以賈怨是自取咎也其速受如禮則已不則我與子帥四省之兵以臨之交不旋踵矣王不足念與國人何尤復密以趣軍門郝公巡視交邊輕車減從以至守者驚呼曰軍門至矣循行既遍如不經意乃并與開化鎮同旋省於是交人大恐乃使人來偵之飭守者故縱之入閔如也徑達滇省見五營兩協之兵日洗鉛試砲盡作踊躍用兵狀使者適還告急交人滋懼乃遣指揮陳德厚扣關求接

**勅書**守者察其非由國王來辭曰待大員至指揮馳報王王遣工部侍郎阮仲意翰林院待制阮逢時悚惶待罪自陳其

恭順狀迎受咸如禮并械土目返隨肅東悔過後上章謝罪適

**上遣**天使杭任二公至將詣安南問焉先令由滇詢夫子以取進止夫子具以其事聞兩天使遂留滇而安南之事以定向非夫子謨慮早定則勞十萬之師不為衆支數年之餉不為多交趾一隅空其國不足恤而占城老撾緬蟒諸境盡騷然矣願請為諸異域外藩進一觥希孔曰若此者亦皆夫子總制滇黔時事也諸君亦知夫子之德澤在江南者請一言之可乎僉曰願聞之希孔復奉觴而進曰往者希孔隨夫子侍吳門親見吳中士民皆親若慈父畏若神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明去吳之日沿途供張或扁舟及徒步送至數百里外涕泣別者日千萬人既去之後爭構造書院建立牌坊過其地者未嘗不流涕云昨歲復密陳江南水利

上可其奏蓋夫子至今不忘吳人吳人亦至今尤不能忘夫子也願請為吳父老進一觥諸門弟子皆懽然而笑希孔曰未也竊聞

聖天子有言曰鄂某公忠體國其辦理之事陳奏之言悉本至誠愷切之心以為事君之道此等純臣求之史冊亦不多覩又曰只此一尋常奏謝本章字字露一派至誠愷切令朕動神覽焉其忠愛之心實古大臣之所難得內外大臣

當法之願請為內外大臣進一觥於是諸生成奉觴而進希孔曰木也竊聞滇省大臣間嘗有荷

君賜者輒以為異數數十年來不數見也今夫子蒞任甫踰二稔

君恩叠至月以為常甚至一月之中或再至且三四至以希孔所聞

賜御書福字者三賜聯者三賜匾者一賜石刻者四賜龍衮者一賜世爵者再賜晉階者四賜秘書者再賜尚方衣冠裘幣文房珍玩食物車馬者不可勝紀今登其堂瞻其額則曰誠悃宣猷也大哉

王言盛德積中光輝發外夫子有焉瞻其睽則曰歲歲平安節  
年年如意春此君臣相悅祝詞也又曰體國公忠股肱膺  
重寄憲邦文武梁棟得純臣此明良喜起慶詞也又曰化  
日山川秀芳春歲月長此為滇黔山川幸幸其得吾夫子  
俾同遊化日而樂其歲月之舒長慶之至亦祝之至也且  
聞

萬壽時大宴諸王大臣以夫子未得與

上乃取御筵肴果親嘗之盡徹宴以賜夫子以吾

聖主眷遇之隆吾夫子與吾師母福德之盛已得丈夫子五兩  
膺世爵將來之鵬飛鳳起者因皆盛世之梁棟

熙朝之肱股也願請為

聖天子進一觥於是諸生咸奉觴而進同跪而言曰大哉大哉  
此足以壽吾夫子矣公也忠也純也皆一誠而已誠則可  
以格天而況於

君父子書曰天壽平格夫子之謂也夫請序而書之



族姪宗浩社倉條陳議序

生民之大患莫急於歲凶莫烈於火焚莫慘於水溺此三者皆在上者之所宜日夜憂勞而思預爲之備者也士君子讀聖賢書則必心聖賢之心欲立立欲達達不必其在高位也雖伏處里閭而心之所嚮苟有濟於民物即見之施行斯可質之聖賢而無媿使得行其志以大展其所欲爲則經濟出焉學問顯焉蒼生安焉封疆奠焉於以建勲立業垂名當代夫亦奚難余家遡自先稅侯日碑公以忠孝顯嗣是子孫咸以忠孝世其家其旌爲尚義表爲義門者蓋世世不乏矣余少承庭訓習見先君子太史幼常公

暨先季父鄉賢聖鄰公皆自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凡有裨於世者力所能爲罔有不爲力所不能爲者亦必倡率同好以共爲之建有存古堂規模宏敞以爲倡義勸善之所日要月會歲以爲常所全活者不知其幾予不肖徒賫志以老數十年來宦遊四方無論家居在外凡有濟於民物者無不竭蹶從事所愧力有不逮而贊襄當事鼓舞鄉邦者亦罔不既厥心也每遇士夫好行其德者輒不惜揄揚贊美以風世人丁卯仲春送胞姪甲之任桂林甲既西行予乃遲留吳越間遍覽名山佳水之勝留西湖者月餘留虎邱者旬餘吳中族姓聚廬而居者甚多族姪宗

浩字清遠讀書樂道士也傾其家資與郡之名賢共倡義舉每念郡多荒歉國家蠲租賜賑仁政頻多但災出倉猝思未及下逮而仰屋者已衆清遠曰是非建立義倉不可又以金閭南北兩濠闔閭稠密衢巷湫溢每遇火災居人貨物盡付灰燼之中無所逃避清遠曰是非多開水術不可於是以此二事創爲規條陳之當事當事羣躍然曰是真仁人之用心也大中丞陳公大受聞而噐之乃以此二事俱屬之清遠清遠首捐重資以倡諸善務於社倉則購地建宇初則積千餘石漸至萬石日積月累陳陳相因雖有水澇旱荒之災可永免鵠面鳩形之嘆矣于水術則買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六 三  
房毀屋疏衢通道火焰一發各路擔水者齊至不旋踵而滅殊勝於曲突徙薪之計可永免焦頭爛額之憂矣清遠在吳無善不爲此二端尤其大者功竣之日陳大中丞刊碑勒石銘以不朽大抵清遠行事多本之家學其尊公幼衡大兄天性樂善于鄉里尤加敦篤休寧城外舊有汶溪橋爲海陽要津日久傾圮工繁費重殊以爲艱幼衡先生集諸同人鳩貲鉅萬開山伐石躬親建造觸霜冒雪不避嚴寒晨夕無間落成之後既堅且好不惟往來利涉而文風日以大盛從此掇巍科者數倍於前至今行人德之士林尤艷稱之以故清遠守其家法舉措裕如蓋悉有本源云余見其人並讀其所爲詩清雅絕俗有儒者風已心賞之及觀于恤災禦患諸事見無不爲爲無不勇且爲之而無不周詳盡善非能心聖賢之心願學爲聖賢之事者其能若是哉向令其得志行道其所以濟民利物者又當何如也予故嘉其尚義殊能不愧吾祖風舉其父子所行三事之大者以爲族人告於是喜而敘之昔  
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夏五月朔旦愚叔門詔書

金東山文集卷之七

江都金門詔東山氏撰

門人子姪同校

七

聖駕三巡塞北蕩平大捷

七武

記

皇太后寧壽門記

壽陽縣儒學碑記

昭通書院碑記

黑龍湖碑記

休寧金氏宗祠記



忠孝鄉賢金氏宗祠記 附祠規

都泉人文館碑記

喜雨亭記

優曇鉢花記

跋

書郡守劉涇陽先生郊讌唱和詩後

程中翰松臯張秀才天益唱和詩後序

書同年少司成胡襲叅樂府後

書胡襲叅雜言後

族譜跋

金東山文集卷之七

七

聖駕三巡塞北蕩平大捷 七武

瀛洲子挾五車家二酉居有三三仕非九九課讀則弓冶  
為師敲詩則花萼為友聯玉笋以為朋結冰銜而為耦曲  
江風燕公手落紙恍如雲煙揮毫何必斗酒爭羨錦心羣  
誇繡口仿董生之三年懷曹子之八斗鸞坡視鳳池守懶  
非似于八磚閒乃同于五柳凌煙卿聞而召之曰昔者上  
蔡陳師且傳孝山之頌長楊校獵亦覩長卿之篇方今小  
醜虎視大警狼烟

天子振武奏凱而還。鏡歌匝地。干羽蔽天。今吾子履。

王之土受。

王之塵讀。

王之書操。

王之絃視。

類宮如家塾。掇芹桂如已田。或洵軼轍之接跡。或儀儼侃之聯翩。何不啓吞丹之舌。張吐鳳之咽。執如椽之筆。揮曼玉之箋。偕六月之歌。而角麗並九功之舞。而鬪妍果倚馬之弗媿。其登龍之必然。瀛洲子曰。唯唯鄙人固陋。僻處荒阿。未學膚受。聞見非多。先生目觀露布。耳聽凱歌。始何為而整旅。終何為而弋戈。車馬何為而喧填。旌旗何為。

而駢羅。兵刃何為而炫耀。甲冑何為而鮮瑳。士卒何為而驍銳。將帥何為而雍和。敢探原以索委。謹稽首而吟哦。凌煙卿曰。則見大戎車絡繹。戰馬喧闐。駕飛軫之輕乘。馴騏驥之靈駘。唐公之驕驕不足爭其疾。紅陽之飛鷲不足鬪其先。八龍集而競騫。九逸鞬而駢肩。遠而望之。奚啻毛色之十六。迫而視之。遠邁駉牝之三千。王良驅其後。韓哀導其前。姚儵控其勒。造父執其鞭。行則絕地。鳴則通天。聚則儼毛仲之天閑。雲錦灼爍。散則如日。殫之上駟。游龍蹕躔。軻陣陣。雷轅驚戰鼓。軒軒轡轡。雲輦駕飛烟。鹿蜀聞而決驟。猱咤避而廻旋。此車馬之武也。子能起而歌之乎。



瀛洲子曰唯唯一歌兮歌迢迢車麟麟兮馬蕭蕭青絲絡  
頭金裹腰駕驎駒兮驂駟下騰霧兮上奔霄萬里陰山  
如逐電百道交河儼追颼從今馬首西瞻處魚然絕兮烽  
火消

凌烟卿曰若夫綠徽蔽野綵仗橫空金支汗縵豹尾青葱  
旗捲鷹隼旂鬪虎熊旒懸日月旆掛龍虹朱雀炫彩龜蛇  
競雄掩朝霞而耀紫與旭日而爭紅招徠動而撥雲霧鸞  
旂拂而連蒼穹星旒辰旒點綴山河之色赤羽白羽上連  
箕尾之宮牙竿麾而沔水涸錫鈴響而颯山聾白鵲搖而  
逐渠虞朱旗轉而驅險矚此旌旗之武也子能起而歌之

乎瀛洲子曰唯唯二歌兮歌復笳朱竿翠羽接霓霞旁午  
交橫錦仗華影動龍蛇清鴈塞心懸日月照風沙九旒搖  
曳千山靜八鳳指揮萬國斜管教渠魁懸大白敗鱗殘甲  
似飛花

凌烟卿曰至若挽烏號之勁挾夏服之強操麟膠之角持  
僕姑之良左靈寶右含章提巨闕揮魚腸佩流彩挈步光  
龍泉出太阿張青萍純鈎不足踰干鏘鏌鋦不足方敵吳  
冢之紫電勝王庫之青霜襍梨指其窟湛盧飛其鄉歐冶  
斂其鏐薛燭淬其鋼蚩尤見而遐遁顛巨遇而受創蛟龍  
斷而不折犀兕軼而巨傷鏃鏃錚錚聲斷閩陽之浦閃閃



鏢鏢鋒連。搖野之場。琴蟲不敢逼視。鷓鴣不敢下翔。何須  
血流三千里。已覺光銍萬丈長。此金戈之武也。子能起而  
歌之乎。瀛洲子曰。唯唯。三歌兮歌。悠悠光浮浮兮。射斗牛  
鬼啾啾兮。狡寇愁殲。小醜兮。一培螻。

凌烟卿曰。又若鏊兜貫日。鎧鉀連閭。鏃錡千千隊。鏃銚萬  
萬行。蔽頸則鉅鍛比璨。奮臂則鈿錐爭煌。垂帶則鈇鞞組  
練。舉趾則幫鞞鳴鏘。藻率鞞珣。多于封淵之蚌。鞞鞞鞞鞞  
多于九陰之霜。鞞鞞鞞鞞多于若木之蕊。虎鞞鞞鞞多于  
鶯山之栗。廣之羊鞞鞞鞞多于衣。斷蛟革而為裳。長扎短  
拈。鉞五屬而

彌銳。上旅下旅。金百鍊而彌光。出于葛盧。咲蚩尤之所鍛。  
堅于金石。誇荀子之所揚。魏家之寶刀。不能入耿氏之神  
箭。不能傷此甲冑之武也。子能起而歌之乎。瀛洲子曰。唯  
唯。四歌兮歌。愈洽。鏢子。函烏。鎚甲。細鱗。閃閃。明光。匣寄語。  
西賊神。兵來駭。雷鏢雷。從天壓。

凌烟卿曰。更若啣恩壯士。報國少年。彎弓而矜。蝨貫落羽。  
而雙鵬聯鼓。負山之力。張扛鼎之拳。拔劍斫地。躍馬爭先。  
忠魂結艸。挾纊增綿。連衽成幕。舉袂成幘。揮汗成雨。拂氣  
成煙。思乘風以破浪。欲斷流以投鞭。白鐵為衣。寒光映日。  
黃金作埒。虹氣經天。晝則膽茹。夜則星眠。吞炭不為義。斬



祛何足賢。梟戎首則滅。此朝食。探虎子則相誓。黃泉恍如  
皎日。潰春冰。欲焚巢而掃穴。又如疾風捲秋籜。豈攻銳而  
破堅。此士卒之武也。子能起而歌之乎。瀛洲子曰。唯唯。五  
歌兮。歌愈徹。一片關山月下照。肝腸烈。可憐自古戰場人。  
何須聞笳便啼血。而今方得壯士挽天河。洗盡甲兵澆盡  
戈。

凌烟卿曰。若乃禁中頗牧。閭內韓彭。雲臺之諸彥。麟閣之  
羣英。論風流則綸巾而羽扇。談儒雅則帶緩而裘輕。南陽  
少年。誰非鄧禹。成都猛將。盡是花卿。或單騎而降虜。或酣  
飲而斬鯨。或當萬人之敵。或有二龍之聲。或八戰而八克。  
或七縱而七擊。稱三軍之飛將。為萬里之長城。定天山以  
三箭。破百萬于一枰。虎熊渙號。艸木知名。鐵御史之面。真  
將軍之營。豈遂讓孫吳之獨擅。何必誇衛霍之行兵。此將  
帥之武也。子能起而歌之乎。瀛洲子曰。唯唯。六歌兮。歌且  
哦。驚心曲。寒膽歌。筭來此日甲兵多。豈止胸中百萬羅。左  
倪良。右帶陀。大樹將軍馬伏波。文成持箸兮。淮陰操戈吞  
火嚼鐵。已難磨。况有一韓又一范。西賊聞知奈若何。  
凌烟卿曰。及乎。

九門既啓

六龍方跨風伯警途。雨師蹕

駕。纍。祖。清。塵。蒙。公。執。靶。海。若。為。之。偵。邏。山。靈。為。之。叱。咤。于。是。離。

象。闕。出。

天。關。抵。朔。漠。踰。陰。山。

鑿。儀。震。耀。

虎。帳。斑。斕。展。六。韜。之。略。開。八。陣。之。班。砂。礫。齊。飛。風。雲。色。變。鸞。

明。月。之。弓。挾。流。星。之。箭。援。返。日。之。戈。舞。飛。虹。之。劍。擊。鉦。鼓。

今。似。奔。雷。揚。旌。旗。兮。如。駭。電。虎。豹。吼。兮。蛟。龍。吟。小。鬼。啼。兮。

夜。狐。眩。羶。羊。走。兮。魚。婦。藏。齒。犬。驚。兮。燭。龍。羨。鈴。山。震。兮。盼。

水。搖。椽。木。鳴。兮。旋。龜。戰。獵。挺。而。亡。羣。灌。灌。逃。而。遠。踐。赤。

赤。咋。而。罷。啼。羅。羅。嚇。而。停。燕。聲。闐。闐。兮。萬。里。血。潺。潺。兮。四。

濺。膏。土。刺。之。波。洒。王。庭。之。殿。潤。女。媧。之。腸。染。夸。父。之。面。弦。

未。絕。兮。鼓。未。哀。望。期。門。兮。虎。子。獻。可。憐。狡。兔。忽。潛。逃。夜。半。

吞。聲。不。敢。號。兩。濛。濛。風。颼。颼。探。藥。囊。兮。問。濁。醪。淚。淫。淫。聲。

嘈。嘈。醉。卧。沙。場。君。莫。笑。若。使。引。頸。冒。白。刃。恐。污。

上。國。之。寶。刀。辭。未。既。瀛。洲。子。乃。拜。手。而。歌。曰。七。歌。兮。歌。正。闕。神。

兵。來。兮。天。威。烈。鬼。魅。愁。兮。影。潛。滅。悲。笳。斷。兮。邊。聲。絕。凌。烟。

子。曰。未。也。竊。聞。聖。人。之。朝。脩。文。而。偃。武。先。王。之。世。耀。德。不。

觀。兵。況。我。

天。子。雖。穆。性。成。方。將。驅。仁。為。馬。揚。義。為。旌。築。詩。書。以。為。壘。堅。道。

德。以。為。城。披。忠。信。為。鎧。甲。伐。鐘。鼓。為。鏡。鉦。文。章。鳴。而。八。荒。

德。以。為。城。披。忠。信。為。鎧。甲。伐。鐘。鼓。為。鏡。鉦。文。章。鳴。而。八。荒。



電擊禮樂懸而四海雷轟頌欽明則伊耆俯首比溫恭則  
瀉汭屈聲衡祇敬則子如不足敵較緝熙則穆寧不足爭  
肅慎箝矢千馭列海島卉皮萬篚盈西旅葵來馳駿足之  
跂跂越裳雉進耀文尾之晶晶衣毳食羶叩重闕而入貢  
含生戴髮越九譯而投誠嗟彼兕之不可以辭說何日月  
出而燭火思明沛德詔而不悛天地怒而鬼神驚夫是以  
馭飛龍之駕揚鸞鳳之旌布星辰之陣聯日月之營儵忽  
風馳雨驟雷轟電掣蓀已斬卑缺之長鯨于是捲甲韜戈  
班師振旅豈其黷武而遐征布文德而誕敷四海挈億萬  
齡而常清瀛洲子乃三揖而起曰大哉此真

聖人之武也萬世莫能敵焉雕蟲小技恐不足以揚抗萬一謹

稽首頓首而為之頌頌曰

朝廷皇皇

天子穆穆如地之載如天之覆登三而四咸五而六日月睨曜  
星雲矚矚風雷鼓盪雨露濡霖恩沛八紘澤流九服永永  
萬年繩繩百祿以握乾樞以幹坤軸

意在修文却從武功歷歷敘來前段埋伏六武中六段  
各陳武功後段結束始歸重在文德嘆為

聖人之武作者唯其本于忠愛故能仰窺

聖心頌揚得體。自枚乘七發後仿其體者代有名作方今

天子凱還盛舉當代大人先生紛紛檄多士之篇大概不外詩賦歌頌諸體作者生平著述不欲一字猶人故作此以應令不屑屑于詩賦歌頌諸體而諸體無不具備時大司寇韓城張公視學江左刊有

聖武賜言一部而以斯篇為之冠信一代著作手也

記

皇太后寧壽門記

皇上御極之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皇太后升遐諸王百官於三日內每日朝夕哭臨二次三日外滿

官仍朝夕哭。漢官則朝哭而夕免焉。雞初鳴諸王百官及滿大臣命婦以下皆集待漏於宮門外。漏盡門啟。百官由東華門入。命婦以下由神武門入。入東華門。踰石橋。折而北。又有石橋者三。並峙焉。踰橋為前星門。門之北為東宮。凡宮以內。墻垣甃甃。皆以琉璃。色皆黃。獨東宮則以青。琉璃覆之。遙望朝暉之下。碧光閃鑠。翠色欲流。所謂青宮是



也。由前星門至東宮約二百步許。未至百步遂折而西再行百餘步。復折而北。則太和殿左門外東院也。對太和殿左門為御馬苑。其正北為箭亭。亭高而不敞。方而不圓。四圍皆有壁。雖名為亭。實堂殿規模也。迎亭之南。西立駱駝二十四。東立馬二十四。居亭之中。喞聲喧然。鼓聲逢然。則番僧一百八也。由箭亭之陰折而東。則寧壽門也。百官皆立於門外。黎明則鑿儀畢。至鳳輿。一鳳輦。二皆以黃綾為之。繪以金鳳。肩輿者十六人。衣冠皆赤色。繪以文繡。扶輿者四人。冠以孔雀翎。扶輦者六人。衣冠如肩輿者之制。曲柄黃蓋。一直柄方蓋。二直柄采蓋。十大宮扇。二繪以彩鳳。

大團扇六。蒙以黃赤紵。大幢幡二。皆赤色。繪以文彩。他儀仗不可勝紀。其衣冠之制。皆與肩輿扶輦者同。先以儀仗。次以器用。金盤。金盃。金瓶。金注。金絲椅。杌之類。或供梳沐。或供膳脩。或供起居。無不備具。每一事以一人持之。即陳宗器之義也。諸執事之後。次以輿。輿次以輦。輦次以馬。馬次以駝。駝馬之立于箭亭南者。至此皆立于輦道。控以金轡。飾以寶鞍。駝之項各繫金貂。一馬之背各負錦囊。一錦囊長可五尺許。濶可二尺許。五色絢爛。囊之中皆錦綺裘貂之服。即設裳衣之義也。駝之背則帷帳。沐幔及諸輜重之具。人所不能持。馬所不能負者。皆以駝載之。凡此皆事。



死如生之禮孝之至也既各依次排立少定忽聞宮中哭聲震于外則

天子行獻禮也於是百官皆哭聲聞數里哀止百官皆跪稽首于地良久乃直其首如是者三百官乃起起而復號執事者復以次由宮門而出輿輦駝馬皆退百官乃退而哀號之聲猶隱隱未散也嗚呼

一人盡仁孝之思于上而羣下為之感動者如此門詔猥以小

臣與襄大典敬書而識之雖纖悉不敢忘俾世之覽者仁孝之心亦可油然而生矣爰披淚而為之記

壽陽縣儒學碑記

國家學校之設所以率天下士子咸登禮樂之堂同入詩書之圃而相勉以忠孝仁義之風相規以禮讓廉恥之節為一鄉之模範而使齊民之知所則倣視為步趨以為人心風俗之準甚盛典也士大夫之仕宦其地者苟有志於民社而欲化導人心整齊風俗故必以學校為先予奉

恩命簡任壽邑下車之次日即齋沐謁

廟遙瞻佳氣鬱鬱葱葱古柏參差蒼松蟠結如虬龍蜿蜒萬狀聳入雲霄之表出都以來計程千里道途所經林木茂密未有若斯之盛也已望而喜之及樞衣入廟中禮文既



秩遂復仰瞻殿宇環視門階以及徘徊廊廡間觀其規模  
崇閣雖不及京都省會之壯麗而求之一邑亦足以肅觀  
瞻稱輪奐矣獨以歷年既久鮮事興修雖有泮池僅容帶  
水而櫺星門外之西偏橫有民居高垣突兀逼射虎首致  
神道狹隘幾不容車悄然久之及詢問樂器方知晉省置  
造艱難各郡邑多有未講而祭器則僅存什一亦多未脩  
門詔退而竊念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其於天下學宮及樂器祭器之屬飭令修者  
修造者造頒諸文誥刊之圖籍已不啻三令而五申之矣  
而晉省獨以僻處西方非若東南都會水陸通衢之地以

故金石絲竹之具未易購置故仕宦其地者不復講明亦  
無足怪獨以祭器尚有留遺未盡毀壞者倘仿其製而為  
之似易為理至於泮宮內外拓其基擴其地亦人力所可  
能者何可置而不問搃以此邑當往來要衝為有司者日  
夕酌應不暇而俸糈養廉之外又鮮餘貲故皆視為故事  
而為大吏者亦何能遍覽學宮親為考訂以故積習相沿  
等之末務門詔竊心悼焉時秋祭已屆旋商之廣文訓導  
曹君取其祭器之存者以為準式即日捐俸鳩工庀材凡  
奠爵籩豆之需各依應備之數悉行補置復造高燈十對  
又令特剏庭燎樹之四隅及祀之日肅然整飭見者觀其

器具鮮明燈燭輝映皆嘆為前所未有繼而弟子員中有一二聞風好義之士各任為已事願於泮宮內外捐資修理或以宮內擴其泮池園橋為已任或以宮外擴其神道基址為已任不數月間工程告竣規模一新視前之湫隘逼窄者不覺大為改觀矣門詔復捐俸召工加以丹雘新其門宇施以塗堊新其墻垣並購求方山名松列置神道左右而殿廡齋房衙署漸當次第而舉行之又擬遣人江南購置樂器遣人曲阜延聘樂師俟樂器備而教導之庶可告無過矣適廣文教諭錢君新蒞任相顧色喜乃商之曹君置大厨三張一貯祭器二貯書籍方謂共襄厥成以

觀後效不謂門詔受事未及一載旋忽解組歸田其於學宮所應振興者未及辦理一二魂夢之間猶不能無媿於先聖先賢而遺憾於學校之未克盡修也敢述其本末而為之記



昭通書院碑記

代徐成貞作

郡之名昭通也自少保大司馬總制三省鄂公始也昭通之有書院也則郡之官弁民夷感公切戴公深俾昭通子弟日誦習其中亘千百世思慕之不忘也按照通舊為烏蒙土府祿氏所轄乃禹貢梁州之域周為荒服名曰竇地甸漢為牂牁郡屬自祿氏始祖與孟獲同時夫婦偕來棲阿汪之後山即今東川府境阿汪村也方其婦孕時踰期已久常腹痛云有兩兒鬪腹中及產果得兩男其夫怪之欲殺其一婦挾以走逃於烏蒙由是二子一在烏蒙一在東川為兩地酋長在烏蒙者問其母曰父安在母語之故

遂起兵欲往弑父其居東川者亦起兵以應不相下自此  
兩祿氏子孫皆嗜劫殺弑父篡兄蒸淫暴虐世世不絕輿  
志云唐時烏蠻仲牟由之裔阿統其十一世孫烏蒙始強  
因號烏蒙部宋封阿杓爲烏蒙王元初歸附至元間置烏  
蒙路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烏撒即今之威寧也至順  
初雲南諸土司禿堅等舉兵烏蒙土官祿衾應之禿堅敗  
祿衾遂據金沙江自固擊平之明初以土酋阿普効順使  
世其職洪武十六年改烏蒙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其子  
孫散據各寨或言祿或不言祿蓋夷俗以名著或稱姓或  
不稱姓往往有之大抵苗徠之害祿氏爲甚雖隸於川省

每歲不過量輸租賦而北連黔界西接滇疆擾犯三邊迄  
無寧日雖案牘山積而兵役不能入檄調不奉拘即問罪  
之師臨于境上而殺人者償以牛馬嗚呼沿邊子女盡付  
虎口中矣惟我少保公以雍正四年奉命以東川郡歸滇  
轄爲烏蒙故也東川去烏蒙僅數十里公因長寨之役巡  
視東川相其機勢偵其巢穴乃委官至烏蒙召土府祿萬  
鍾及諸有名案犯土酋出鞠萬鍾與鎮雄土府隴慶侯皆  
以童年襲職其時有兩漢奸者一曰劉健侯一曰王之瑜  
健侯主烏蒙之瑜主鎮雄並挾諸酋目人牽制兩土府各  
携印迹入川境冀得倖免公遂選將調兵直趨烏蒙鎮雄



往擒之並錄祿萬鍾隴慶侯罪狀移文川督岳公捕之兩  
土府計窮乃獻印川員旋奉

特旨

以兩土府就逮赴滇訊以其地盡歸滇省公乃以兩漢奸  
及諸克目等俱伏誅而以兩土官年幼配江西貸其死其  
餘脇從概青釋令自新自是餘孽得不死者亦皆奉法獨  
米貼土婦祿氏及川界阿驢東川法戛諸男女酋殊克悍  
不畏死公復先後遣將盡誅之自是三邊以靖是役也有  
祿昇坤者祿萬鍾季父也昇坤嘗涎土府職希爲天朝立  
功以代土府乃率兒子萬福等馳百騎望塵匍伏來歸身  
先嚮導奔走用命及事平公請改設流官以昇坤授守備

職既酬其前勲并以羈縻之使勿得逞

詔

令昇坤赴都引見昇坤恚且懼方就道時與兒子祿萬福  
及頭人段良伯等十數人約如過期音耗不至即倡亂及  
昇坤入覲蒙恩授河南歸德營叅將賜帑金萬兩雍正八  
年六月抵任禹坤遣人馳赴烏蒙則已悔禍不及其子萬  
福等於八月廿五日自魯甸叛傷官殺兵并勾結東川鎮  
雄威寧各路頭目不下數十萬人克敵甚熾公乃調三省  
兵星赴軍前其時予奉公令馳赴調度偕總兵哈元生鎮  
雄營叅將韓勳分路進勦軍中諸將士一奉公調皆切齒  
痛心爭先討賊不三旬而復烏郡不七旬而入大關不九



旬而收永善自魯甸以下如涼山鼠壘等數百克寨盡爲  
屠洗自段良伯以下如庚沮奔阻鼠壽長龍山甲甲等數  
百克目盡爲斬擒並餘黨數千人無得免者獲賊男女數  
萬人牛馬牲畜數十萬盈甲刀鎗諸器械亦數十萬諸克  
頑屠殲殆盡無復噍類公乃下令凡避賊逃亡及被脇從  
者概令招撫悉予安插於是良懦遺黎殘喘餘生歸而完  
聚者仍得數萬戶公復給以田土助以耕牛資以穀種俾  
得各安其業而閒田餘土荒廢尚多乃公之誠上動天鑒  
凡未經布種之地盡生蕎糧沿於東川觀者咸相歡慶呼  
曰天生蕎顧苞穎方茂蝨螽叢生忽有烏鵲蔽空羣噪而

至飛翔捕啄一食而盡禾無一損蝗無一存歲乃大熟於  
是童叟忻忻廛市攘攘烟火萬家吠鳴千里殷庶之象宛  
然內地矣貞等仰承我公化民成俗之心興賢育才之意  
爰建書院擬致宿儒漸以詩書淑以禮樂使其入孝出悌  
尊君親上之思油然而生然後知我公之所以改土歸流  
者乃得以去其椎髻進以衣冠去其巢窟進以室廬去其  
戈矛進以揖讓去其殺伐進以謳吟俾其子弟皆爲秀良  
俾其父老共遊盛世舉前之烏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  
者易而宣通則公之所以大造於斯郡者誠千萬世型仁  
講讓之勲而非僅一時除殘禁暴之績也此昭通之所由



名而昭通書院之所由設也公既奏請

皇上錫名昭通今書院告成亦即顏之曰昭通書院而並書其本末以告來世其亦公之志也夫時雍正九年歲次辛亥孟冬月下浣之吉鎮守雲貴昭東雄威等處地方總兵官徐成貞撰

總戎徐公寓書於予謂昭通書院碑文大著作也切愧

不文敢以屬之吾子故代作此篇

門詔自識

異龍湖碑記

代作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之來摠制斯土也視三省如其家心民心務民務雖邊徼異域苟有濟於民聞於公者罔不切肌膚聳骨髓不為不已為之不虛於成以不朽於後世不已矧其託宇下者乎臨安去會城不五百里古句町國也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水漲溢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之大而能利民亦能害民者莫甚于瀘江而瀘之發源也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湖之以異龍名也何哉溯湖之流合塌冲象冲暨六河九洫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巖山之水雲門也洞

前虛厰可坐數百人登巖以望泚泚乎溶溶乎利田疇資  
灌溉地肥饒民殷富者不恃有此川哉然當其水勢汎渙  
決圩防沒田廬又徃徃爲民患揆厰所由則巖洞實障之  
瀘水逆衆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入盤  
江以爲歸宿此其性也而巖洞之前石磴嶙峋縱橫洞口  
細流則峽道曲入洪濤則湍波四潰復多石埂橫截中流  
者十有三重唯伐石鑿埂使無壅遏順流而下則水利興  
水患息矣自少保公至召我郡縣告之曰瀘水之患溢四  
境洞之險悍以逞彼頑巖厰宜屏刊乃石斷乃埂民害除  
農力省功惟速志惟猛我憂以紓而汝是倣屬吏聞命者

咸唯而退故老相傳洞有神物憑其上動一拳石者輒大  
風驟起烟霧迷離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  
中傷人以故鮮有過問者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郡守東  
萊張公无咎與總鎮張公應宗州牧祝公安旣奉少保公  
命徃疏河甫至令伐巨石椎鑿不能入強入之獲未寸許  
忽風起砂飛石擊工人手落其一指衆皆驚散諸君子相  
顧錯愕聞於少保公公曰異哉此湖之所由名異龍而龍  
之所以爲異也雖然龍神也神庇吾民者也吾惠吾民而  
神不許謂神何唯子之誠不足以感神故神弗靈吾其祭  
以文通以誠神必許我汝敬徃哉太守乃賫文以祭祭畢



雲開烟斂天大晴霽光色照耀於是督工鑿石而向之剛者柔堅者脆應手而伐輒得大塊或數尺或數十尺不一月而十三重堦盡拔而去自此水湧沙流河深丈餘無復避礙巖洞遂不爲患下流旣疏然後上流得肆其力於是考衆水所經按一江所入凡河之淺者深之滯者通之岸之低者崇之薄者厚之壘浮沙者易以石塊堆淤淖者運於遠邱又復伐木爲樁編竹爲簾以爲兩岸之障聳如壁平如削堅如石滑如漆風雨不能摧波濤不能入魚鼈不能損功成之日計程不二百里計地不三萬丈簾數千樁數萬工數億官勤勞役奔走上無懈心下無惰志而後得

以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經旬連陰累月而沿流循渚堤以永固禾以永豐歲書大有矣而異龍之所以爲異於是乎顯矣郡人士咸相向慶曰此少保公生我也願記一言於湖上以貽我子孫使後之飲若水者知源服若疇者識德爰歌以紀之

通詞曰雲門鑿瀘川濬龍湖阿迷進達盤江往而迅水安流穀豐潤恬河伯熙田峻囷倉盈鱗介物億姓歡百神順官弁康吏治振古命古禹字稷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今其誰維公僅時雍正九年三月吉旦臨安府閩郡紳衿兵民公立

公之格異龍也甚於鱈魚其功亦甚於昌黎郡人乞一言紀其事以不朽乃僉以請於予予不敢辭乃爲之記

自識

休寧金氏宗祠碑記

吾家自遷休寧分為各派皆立有宗祠金溪尤盛舊有碑記自九世松青公為金溪始祖立像於中堂歲時子孫皆陳器薦食廟貌巍然音容如在祠樓之上則立有休寧一世祖博道公神位以遡其所自出可稱孝思永錫矣但舊譜既以博道公為一世則博道公以下皆當備載而獨詳于金溪畧于各派似猶未盡善也今門詔改訂悉遵文浩公朋說公若洙公三先人之訓自受姓秬侯與本生始祖黃門公為一世祖庶以仰承若洙公受于朱子江河宗海之義以不忘其本源夫人之生也無不願其子子孫孫引



於勿替乃後世止知有近代之祖而不知有上世之祖于心未安試觀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其自叙皆必起自上世何得妄聽浮言不溯厥初也今門詔敬告後人凡宗祠以本支遷派始祖立於中堂而左右及兩廡配享者以本支始祖以下凡有爵有齒有德及有文以顯于世者此四科人皆得崇祀至于中堂樓上神位分為兩層第一層則以休屠王居中左為稅侯日磾公右為黃門倫公左為稅侯賞公右為都成侯安上公按其世序以為位次復稽列祖之功德凡可傳法後世永宜不祧者各設一神位其第二層則休寧始祖博道公居中而以博道公子孫各遷派始祖左右配享其祠中各神位詳開于後凡我族中之賢者當為播告族人刊置各神位庶使二千年來祖宗靈爽得以盡皆妥侑祖宗血脉得以一脉相承而為後昆者亦可無忝矣夫

忠孝鄉賢金氏宗祠記

門詔竊嘗考之家乘粵自我

始祖稅侯日碑公本休屠

國王太子歸漢室事武帝極忠事母閼氏極孝武帝甚信  
愛之帝以休屠王作金人為祭天主賜姓金氏歷光祿大  
夫以功封稅侯受顧命輔昭帝及薨賜葬茂陵謚敬侯史  
稱著忠孝節族望京兆其後所至皆稱望族世名忠孝載  
之史書歷千百傳至今勿替者也 本生始祖倫公日碑  
公胞弟也歷黃門郎子安上公賜爵關內侯以功封都成  
侯及薨賜葬杜陵子孫世襲所稱一門忠孝七葉貂蟬蓋  
始以日碑公父子繼以倫公子孫此二祖所當並祀者也



傳至九世珍公建武中舉茂才歷洛陽令司馬長史遂  
遷南陽其後子孫同居百五十年稱義門金氏 十四世  
尚公歷兗州刺史 十五世瑋公官郎中皆有忠孝遺風  
由京兆遷南陽自珍公始也 十七世道震公晉咸寧中  
授建康別駕尋家焉子昭明公咸和中領兵部會同陶侃  
誅蘇峻擢征西將軍益州刺史忠孝之名益振于建康由  
南陽遷建康自道震公始也 廿六世簡公唐貞觀中以  
文學鳴李延壽薦其才歷姑蘓別駕百姓愛戴留家焉由  
建康遷姑蘇自簡公始也 廿九世崙公開元中主桐廬  
簿有惠政民復留家焉遠邇歸之幾成邑名其地曰金家

埠 三十四世文浩公大元中擊龐勛有功遷洪州刺史  
三十五世武顯公破黃巢屢捷擢兵馬使卒于陣忠  
孝之勲益顯于桐廬由姑蘇遷桐廬自崙公始也 三十  
六世博道公以父武顯公忠烈身亡乃奉母趙太夫人避  
難于休寧自此族姓益蕃枝分派別散處各村由唐廣明  
至今衣冠文物之盛比于京兆其間父子科甲祖孫解元  
叔姪鴻博以至躋公鄉著相業者代有名人而忠孝之訓  
則世世不墜今自先王父崇祀 勅建忠孝祠暨先君子  
與先叔父並祀鄉賢父子三人配享 聖廟 門詔乃建祠  
于揚州北門內之忠孝街而題其門曰忠孝鄉賢金氏宗

祠上自日碑公始庶知金氏忠孝之有自來也謹紀其略于右

乾隆丙寅年冬月穀旦六十六世孫門詔謹記

祠規

一建祠自受姓祖

日碑公本生祖

倫公為始以家世

忠孝一脉相承至今世守弗墜凡本宗名臣名賢皆得從祀

一凡歷代始遷之祖皆因仕宦以忠孝感人遂留家焉由京兆遷南陽而建康而姑蘓而桐廬以至由休寧遷揚州祖父之忠孝愈顯悉為各溯本源

一宗祠之建

門詔

自少志焉未逮積數十年僅就地勢草

創將來擴大規模建立祭田以俟後之賢者倘有不肖子孫借債變置等事衆子孫鳴鼓攻之



金東山文集 卷之一  
一四時祭祀遵照古人合饗之例非敢僭也不忍忘其所自也同異姓皆得配享婦女亦得與祭凡應祀者另詳祀簿惟子孫世守之

一本支祖父凡生辰忌辰皆在祠中祭奠祖父而下生辰忌辰則各就神主前祭奠蓋祠中體尊禮宜從豐祀以祭器祭畢男女各飲福受祚神主體親禮可從減祀以常器其有子孫願從豐者仍聽其祠中致祭各為量力庶可行之久遠

都泉人文館碑記

都泉人文館者江都甘泉二邑文人之集於京師者所萃而處也孰興之中憲大夫汪君澹人之所創而建也汪君足未涉京師孰主之東山金子之所締而造也汪君翩翩風雅嗜學工詩勇於為善而淡於進取故號曰澹人從晉其名錫三其字也汪氏推歛之著姓而叢睦居首君一門以好善世其家初自叢睦來邦上至太翁元暉先生名守仁者尤慷慨好義動輒巨萬以周鄉里不欲人知而輿論不可掩遂聞於

朝廷

欽賜光祿少卿汪君昆玉皆能承父志聞東山子在京師欲立會館以待同鄉公車之至者遂齎四千金寓書於東山子曰聞君念我桑梓情甚篤請以三千金築館以千金為君壽東山子拜而受之曰君義甚高既以成我之願敢以千金肥已橐乎遂盡以四千金購斯地而新之并其器物咸備其不敷者東山子夏益以六百金而後得以觀厥成焉既成之後東山子復念他日去京師孰能踵而葺之復寓書汪君汪君曰諾信善復齎五百金來東山子乃為別置一宅於繩匠衚衕歲得租五十金以備歲修之費及丁巳秋東山子南歸托之同年友少常唐君莪村明年少常赴

粵西臬司任及仲冬東山子再遊京師則茂草迎門頽墻滿目頂榻倒垂門窻仆地并盤盂杯勺之器毀棄者二三百破碎者六七荒涼蕭颯非復前日景象矣時少常仲兄改堂先生由編脩改比部即舍於後園詢其故則以年來苦淫雨歲租所入不足補葺罅漏改堂先生除歲租外復捐貲若干稍以繕其大者而居是宅者遷徙不常非其私宅不甚愛惜又不能誠諭家人故踐踏者多培植者少東山子聞而浩嘆久之適公車期近皆讓去東山子乃復鳩工庀材重加修整公車集而賓至如初念汪君與東山子之翬斯舉也原為公車計耳今以五千金之大廈居桑梓五



百金之別墅供歲修曾不一二年幾使公車到日復無駐足之所揆厥所由則以歲修不敷居人不慎之故若不立定規條使復之任斯責者據有成規得以仿而行之則前功盡棄正酌議間適管楊兩孝廉以是科成進士入詞林東山子喜而不寐作而曰館運自此興矣二君亦力為贊成以謀永圖復改造大門建立碑記更換題名二大匾又另立二匾專書應捐貲人姓名已捐者各註明年月庶知吾鄉之識大體重桑梓者先後相望歲不蠲書殆不止錫三汪君東山金子也於是酌定規例懸之匾額列之館規鑄之於石刊之於書庶斯館之建信千百世不拔之基而

都泉人文之盛亦可永永萬年矣夫記成請印於大京兆陳公公忻然笑諾曰此公器也藉吾印吾亦與有榮光云

喜雨亭記

喜雨亭有二。一在雍之扶風成之者東坡先生也。一在晉之壽陽成之者東山後生也。東山子歷

三朝柱下官奉

命外調。以乾隆六年六月六日己亥之任。未入境。聞百姓憂旱。至之次日。庚子。禱于神。辛丑。大雨。歲得以豐。已心竊喜之。乃周視四境。覃心經營。越明年。百務漸以舉。士氣漸以興。民風漸以淳。凡城垣圯者。學宮隘者。祭器闕者。橋梁陁者。道路嶽崎者。倉庫頽壞者。養濟院之傾毀者。皆漸以脩。而衙齋荒落。特甚。墻壁坍塌。棟宇欹斜。甚有屋瓦無片存者。



于是繕者繕葺者葺亦皆漸以新其治之西偏有隙地一  
邱登城望之達于署內影相接聲相聞了無障蔽曠如也  
爰構亭數椽聊與城郭別內外且藉為賓見之所環亭前  
後左右栽以松柏雜以花卉公退餘閒與一二知己吟咏  
其下時踰久不雨民復憂旱又將禱焉及夏五之朔己未  
雨辛酉又雨壬戌大雨丙寅丁卯復連雨兩日夜二麥盡  
秀禾苗盡生民皆色喜而吾亭適成乃知東坡先生之喜  
固憂民者迫于中心之誠不自知其懽忻忭舞之極而遂  
以名其亭今亭成而雨即質之東坡先生應亦掀髯色喜  
也于是繼扶風而為之記

優曇鉢花記

優曇鉢者佛國花也稽之內典往往艷稱之皆以花不常  
開世之得見者稀耳予來滇披省志稱南詔時有菩提巴  
波自天竺來以所攜念珠分其一種之為優曇鉢花今已  
枯訪之居人士大夫家亦罕有見者而制府署中有雙株  
連根合抱不知得之何時前此名人題咏亦鮮有及者樹  
之高幾二丈大逾一圍葉長尺餘短者盈咫闊四五寸狹  
者三寸每一葉兩傍斜文各十五中貫一梗如連梳質堅  
而理細上寫小楷可得千萬言西方每以貝多葉寫旁行  
書觀此益信春來園花大放競妍鬪麗各極其致而仰盼



優曇闌如也。比春將歸繁華盡謝。一再探之。漸覺精神飛越。光氣日騰。纔交夏初。得清和之氣。揚蕊吐英。初見如菡萏出水。驕艷逼人。相傳浴佛日初放。及期果盛開。鮮白如玉。瑩瑩可愛。而氣魂甚大。非凡艷比。髣髴肖之。可稱貌似。蓮花乃其丰標。則高自位置。不受點塵。以視出污泥而不染者。又不知突過幾重也。瓣與蓮相若。而甘遜。其尖銳復少。其輕盈體厚。而堅冰姿。綽約中有端莊。肅穆之概。望之起敬。起畏。花形似鉢。故以鉢得名。然每瓣稜角分明。相望不相附。相近不相連。雖稱為鉢。而以器當之。似不屑屑。為等閒用者。至其幽香勃鬱。遙聞百步外。方之丹桂。清遠有

餘比之芝蘭。恬雅百倍。夜闌人靜。陣陣妙香。不知從何處來。正恐天上此味亦不多得也。每當月夜。輒獨步園中。坐卧其下。相顧笑曰。有花如此。未聞一邀。齒芬豈知希者。貴耶。庚戌。突出紅葩三三兩兩。映帶枝葉間。殊超人意。表辛亥。則紅白相間。錯落叢中。擬之為鉢。似水晶盤。雜以珊瑚。指之為花。又笑曰。牡丹多費胭脂矣。聞者驚訝。見者賞歎。皆以特未嘗有。往時踰四月已不多見。昨歲六七月間。猶有華者。今歲疊開。至八月猶見。兩苞突出。含笑迎人。時西林師奉命入覲。行與花別。數載依依。特顯化工手。撩亂人意。耶。抑草木虫魚皆含其澤。特放大光明。以當一錢使幽



香餘韻拂拂衣袖間不忘在滇耶乃以觀法華阿含諸經  
有稱五百年一開者有稱三千年一現者有稱佛如優曇  
花且其人甚稀有過于優曇者有稱如是妙法諸佛如來  
時乃說之如優曇花時一現者今吾師總制三省規畫六  
年以大儒之經濟本聖賢之學問而化行遐方聲洋中外  
為前古之所未聞并諸佛如來之所未見雖仙佛亦所宜  
敬禮讚歎而特顯其神異以示人天之懽悅也則知儒者  
之學原足以包羅二氏感動百神亦何事海上求仙西方  
覓佛以自蹈于詭異而為天下後世之所竊笑哉嘗讀東  
坡荅蒲澗侯長老詩云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

家山谷題也足軒詩云客來若問有何好道是優曇遠山  
綠是東坡直以此為鏡中花所謂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  
臺作如是觀矣而山谷又只看得如篔簹竹南陽桑可以  
遮山蔽谷談何易也一日憇花下思及二公詩輒作詩嘲  
之略云二子才高妙天下信手拈來殊可怕道是無花恰  
有花東坡惜未來花下優曇鉢作優鉢曇顛倒花名誰敢  
咤山谷之言大且夸此花未許群花藉人間那得如許多  
綠映遠山賤于蔗吟畢不覺失笑倘二公聞之當亦為之  
掀髯也大抵昔人罕有見者唯唐岑參優鉢羅詩似近之  
然稱朝開夜掩而此花一開則無間晝夜是名實懸殊又

非其族也。夫自古名人才士，不得一見，並托之想像吟咏。亦不得其實。吾師來滇六年，六見而所見之神異變幻，又如此。彼陶徑之菊，林屋之梅，凡卉耳。且以人傳，今所見優曇如此，而不為之傳，豈不令花神笑人也。爰書其本末，以示後之儒者，不必好異，而其所以感召萬彙者，不求異而自異也。是為記。

此花每四月八日逢佛誕，則盛開。每花十二瓣，遇閏則十三瓣。所稱佛種，信不虛也。世間有此異花，且出自木本，惜其產於邊方，不能與海內名人共見之耳。至白變而紅，西林師遂入相，尤屬異徵。天人感召之微，格於草

木故喜而記之

門詔自識



書郡守劉涇陽先生郊讌唱和詩後

中山嶺畔爭傳軾轍之聲。天祿閣中久擅機雲之譽。名京世胄追儀儼于燕山。理號儒宗接顛顛于洛水。連珠並曜同輝。白玉之堂雙鳳齊飛。共參紫鰲之禁。今某雖非合浦。亦有連枝。技愧雕蟲。徒咏田荆樹下。才非繡虎。惟歌姜被。牀前何幸。五馬之來。得附二龍之目。聯鑣御李。識宋郊之有兄。並轡依劉。難季方之爲弟。他年學步。願刊棠棣之碑。此日效顰。擬成花萼之句。自慚貂尾。用附鴈行云爾。

海觀先生以翰林出守與波千侍御二劉齊名時弟蓮西出遊先生索題甚急作此以應

程中翰松臯張秀才天益唱和詩後序

記曰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則知古人于寢苦枕塊中其所讀者止此而已至于詩其可讀者止蓼莪一篇耳外此雖睢麟鵲巢豈不知其爲盛世之音爲賢人君子之所作然有所不必讀者何也不忍讀也予不幸遭大故既不能從先人于地下顧以殘喘餘息偷生人間又不能朝夕服斬衰以擗踊于先大人之側顧以舌耕爲生活甫及小祥尚復覩然執數卷書日與徒輩相誦說固罪之所宜萬磔而不辭者矣又烏能取士大夫之詩而吟咏之嗟賞之且評論之哉龍眠程君松臯以宰相廢子爲中翰固



今之風流人豪也。與予周旋久，深愛其詩。每得其一字一  
句，譬如啖綏山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矣。昨持其近作二  
首以來，予既讀之，乃投之而起，曰：嗚呼！止二十八字耳，奈  
何如百千萬芒刺攢我心中也。時有張秀才天益，復疊其  
原韻各十五首，合為一帙，求序于予。張子負高才，不遇于  
時，倚馬之頃，遽得詩三十篇，勉強讀之，見其窮工極巧，千  
怪萬狀，無不盡態極妍，而胸中遂忽築築然如秦力士搏  
三百斤大鎚，投我五臟心肝，俱裂矣。嗚呼！二君之詩，皆言  
情之作也。未嘗有一言一字及于悲號哭泣之音，顧使我  
之胸中築築然不能自己者，何也。今夫聽夜笛而起，離人

吹洞簫而泣，嫠婦彼夜笛，豈哀鴻之響，洞簫豈別鶴之操。  
二君之詩，又豈孤兒之吟，昔唯音之至者，自使聞之者不  
自。知其情之所由觸也。嗚呼！予不能序二君之詩矣。第就  
二君之所以使我築築然如百千萬芒刺攢我心中，又如  
三百斤大鎚投我五臟者而述之，亦可以知二君之詩也。  
已。

寢苦枕塊中，而以言情之詩求序，不得已而序之，而哀  
切之音亦足感發其良心矣。

書同年少司成胡襲叅樂章後

樂府者。濬源于秦漢郊廟樂章。自班氏取前漢樂章。編入樂志。其志所未載。及歷代仿其體者。後人通名曰古樂府。今之爲樂府者。並樂府解題諸書。亦未嘗見。何暇求諸漢書。即讀漢書者。亦未必究心樂志。况並漢書未見者耶。今襲叅此篇。其風骨全是脫胎漢志。即小小著作。亦必探其原本。若概而名之曰樂府。恐作者有所不受也。



書胡襲叅雜言後

予讀易林每恨其爻辭多複。往往一爻之辭重見三四卦。疑必後人傳寫訛誤。今襲叅此篇。明是仿易林爲之。而顧渾名之曰雜言。予見之。謂似可析入林中。刪其重複。以補其闕。又怪襲叅何不按爻撰義。爲贛成一完書。而自托于雜言。殆不屑屑爲焦氏功臣耶。想其濡毫時。不過偶有感發。借易林爲遊戲。而名之曰雜言。蓋不欲使不知者知之耳。鶴羣乃大批。其後曰易林太元。兼而有之。不知太元不過偷竊易理。小變其體貌。闌入數難字。以駭世俗。若此篇之風神氣韻。豈太元可及。鶴羣之爲此說。豈以揚子雲遂。

重吾襲叅耶抑以世人盡不識方州部家之書耶鶴羣其  
欺人哉嘗憶鶴羣批篁中事父母幾諫一節文有云春禮  
二難雋廣一子雖義別單雙而鑄辭鍊意精巧絕倫今復  
以元林同品豈亦雋廣餘思耶令鶴羣聞吾言應亦啞然  
自哂也凡批人文字宜慎而批一代所稱作手人文字尤  
宜慎以襲叅之文吾何敢妄批鶴羣宜知襲叅者顧亦率  
漫乃爾予緘口久矣獨于襲叅叙雁行二十年後又稱同  
榜兄弟相別數月茲于師門復得叙話連宵聆其高談輒  
至夜分出文集朗吟數篇錄其一二讀一代作手之文觀  
髫年素心之評不覺附識于此不然世之不得見鶴羣肩  
頽者多矣又暇與之辨哉



重修族譜跋

族譜之作

門詔

自髫齡時侍先君子幼常公與季父聖鄰

公兩大人左右竊聞叙述先世遺澤每言及忠孝流風輒拊肩相語曰吾家惟此二字歷世相沿累代不絕但願子子孫孫克守先訓立定脚根凡一切功名事業須從此二字中做出不獨黃金滿籬視如敝屣縱使遺經萬卷不能向此間做實地工夫亦一豎儒耳此二字實吾家相傳之秘寶與天地常存者也間出先王父手錄譜畧一冊取置案上焚香盟手命門詔兄弟敬觀指示曰某公為受姓始祖其著忠孝節如此某公為本支始祖并其嗣世某公某

公皆世名忠孝如此某公不仕僭朝不從偽命捐身殉國  
始終漢室其家世忠孝如此某公一心晉代誅亂討賊以  
衛社稷世守忠孝者又如此自此而遞及唐宋下逮元明  
多皆與國同朽守死不二卒至亡身疆場捐軀城社者於  
唐則有某公于宋則有某公于元于明則有某公復有某  
公其時門詔聆之不覺涕泣交流曰我固金氏子孫也他  
日何以克紹先人以承厥後乎不幸不及見王父不克自  
樹立未獲稍稍成名而先君子與先季父又先後謝世抱  
恨終天猶幸天道彰著賴有當代大人先生公評暨鄉邦  
輿論俾先王父先君子先季父父子兄弟三人皆得崇祀

聖廟兩世配享又以先王父崇祀

勅建忠孝祠而國

朝之以忠孝顯者又得見諸門詔

先人矣當少時初窺家

譜蓋自正統嘉靖間刊刻以來已二百餘年遂有志重修  
既而脩員三館凡于內府所見歷代氏族志族姓攷及統  
譜宗譜世系支派與各省郡邑諸志凡于金氏有關者無  
不留心紀錄筆之于編藏諸篋衍以俟將來嗣因奔走四  
方北周燕趙南歷吳楚東經齊魯西極滇黔足跡幾遍天  
下計前後客金臺其於皇都之壯麗宮闕之巍峩殿廷館  
閣之輝煌瞻仰者三十餘載遠而金馬碧雞昆池太華之  
間憑眺者亦復七年近而姑蘇臺畔錦帆涇前望香水之



金東山文集 卷之七  
四  
溪酌惠泉之味盼虎邱靈巖之勝坐蓮花幕中者先已三  
稔中而中天土上登弦歌之壇擁虎皮之座傍蘓子由讀  
書臺相與吟咏唱答者後復一周至若飛雲飛岩之洞白  
水黑水之濱紅江清江之汜往來者十餘經三湘七澤洞  
庭彭蠡之波濤溯洄者十餘歷南嶽匡廬銅鼓之峰巒以  
極秦岱嵩南太行碣石之崇峻無不熟覽而諦觀至若太  
昊少昊堯舜諸陵禹穴孔林以及顏孟言子之墓亦無不  
樞衣展謁舉凡海內名山大川諸凡名勝之槩固已盡羅  
胷中而夢寐不忘者則唯白岳齊雲之下所稱金溪東山  
一片石也無如僕僕風塵罔有寧晷迨至乾隆癸亥始得

退歸林泉乃取生平所纂譜系各條與所藏家乘各書參  
互攷訂上自稔侯日磾公下至休寧始祖博道公子以及  
休寧之播遷在外散處各方者分其支派彙為一編于是  
凡我族中聞風遠涉紛來就証不遠千里數千里之外舟  
車絡繹或借手郵致于是詳加別擇其確有可據者盡皆  
採入其介在疑似世系不清者恐其冒亂槩不敢混入以  
此窮日丹鉛晝夜不息寒暑無間始自甲子迄于戊辰已  
閱五載幸得告成先是族中羣賢聞門詔修譜有議各派  
中或捐三五百金或每人捐三星五星鳩集彙送以相助  
者門詔堅辭不敢擅受乃敬謝曰譜之二百年未修者皆

金東山文集 卷之七 聖  
以貲費浩繁無人肩任今門詔仰荷先人之靈倖邀一第  
若不及今勉力承修此後誰復任之若必族衆同捐不知  
者以此舉為射利矣其何面目對我祖宗乎積六十年之  
心思竭二千日之精力殫千餘金之梓工得以成于一旦  
嗣今以後門詔之大願遂矣但譜例只許百部如稍多則  
後人不知寶貴恐有亂宗者私相授受所關匪小故遵例  
限定額數難以遍送族人其子孫賢者願領一部則各出  
四金以為紙價印工裝潢之費又各出一金以酬建勲祖  
孫增輯之勞庶得之者不肯輕視知有一定之額非他書  
可比幸在與領之列非他人可比則千百世後皆能奉守

勿墜永世榮昌矣



金東山文集卷之八

江都金門詔東山氏撰

門人子姪仝校

賦

六十四卦賦

乾元統天賦

天行健賦

齊七政賦

觀象作繪賦

壁中聞絲竹賦

追琢其章賦

獻繭賦

宵雅肄三賦

衆星拱北賦

慶雲抱日賦

薰風賦

五色卿雲賦

秋月賦

春雷賦

藏珠於淵賦

曲水流觴賦

風亭賦

兩郡賦



金東山文集卷之八

賦

六十四卦賦

大哉乾健以資始至哉坤順而无疆蒙以聖功養正謙于  
 人道彌光豫順而殷薦上帝觀國而用賓于王渙其號而  
 王居正豐其屋而天際翔賁文明以化成天下離重明以  
 繼照四方泰則君子長而拔其茅茹否亦大人吉而固于  
 苞桑若夫申命為巽動說為隨損則有二簋之享益則有  
 十朋之龜井用汲而王明受福漸于達而羽用為儀建國  
 親侯而為比容民畜衆而為師故夫大畜多識小畜富鄰

困于酒食而來朱紱剝以貫魚而寵宮人麗澤兌而朋友  
講習雷電屯而君子經綸至若大過棟撓既濟首濡良思  
止而不出訟貞吉而能渝電合雷而為噬雲上天而為需  
晉昭明以錫馬鮮中正而得狐邑人繫牛行人得而知其  
无妄鶴鳴子和豚魚格而信其中孚至若允升而吉嘉遯  
而亨履虎尾而不懼震百里而不驚天道恒久而不已人  
心咸感而和平歸妹卜帝乙之吉明夷占箕子之貞節制  
度以議德行頤養賢以及萬民火在天而大有可以知上  
下之應雷在天而大壯可以見萬物之情原夫睽則孤立  
萃則聚羣旅次而得其僮僕知臨而宜于大君鼎則金鉉

玉鉉聖賢以養革則虎變豹變炳蔚其文是惟坎習業  
蹇匪躬家人有嚴君則天地之義正同人以類族則天  
下之志通夫施祿而臣下霑澤始施命而四方嚮風天抵  
盛以剛陽衰以柔陰未濟而小狐濡尾小過而飛鳥遺音  
蠱三日以為期所以承父母之德復七日而來會可以見  
天地之心凡此六十四卦之中撮其要以為賦并將三百  
八十四爻之內約其旨而長吟乃歌曰河圖出龍馬來鼓  
虬鬣揚駿騄乾坤列六子該蒼牙通靈一畫剖天文人文  
爻象開八：不自周文肇神農黃帝已胚胎夏連山周歸  
藏沿習原從二帝來赤鳥來庭文重演姬公作象抉根芟



彖象既成周易顯孔絕韋編十翼裁商瞿子木手親授獨  
以下筮脫秦灰九師五子難窺奧子雲子明等塵塵識緯  
既興多淆亂焦贛亦煩虛擬猜後天著先天推希夷先生  
四圖出神思妙緒何恢：穆伯長李之才通傳邵氏真精  
血程言理邵兼教二賢誰能仰其根一生兩：生四億兆  
京稊：生垓理原太極數無極先天之先後天後孰窮哉  
孰窮哉

一部易理包括無遺視左傳對類賦更為簡要

乾元統天賦

始以大哉乾元資

昊昊蒼蒼唯天為大渾渾芒芒唯乾是荷當其一元初肇  
羌難狀而難名洎乎萬彙化生繫莫載而莫破遙而望之  
併蒙兮覆萬方迫而睨之囹圄兮其一箇彼一氣之旋運  
兮似轂轉輪渺二曜之循環兮如螳行磨說乾者其言非  
夸觀天者毋非是坐至矣大矣乾哉元哉觀璿璣而悵望  
瞻宣蓋而徘徊乾無形而有象天不言而化裁度其陰陽  
既或分而成合神其變化亦儻闢而儻開其太空而常懸  
者誰為之維繫勢凝結而不散者孰為之胚胎苟非乾元  
之一德安能首貫夫三才爾乃天心浩浩君子乾乾天之



聰明管窺之所不能測。乾之情性大撓之所莫能傳。天之必準乎乾也。其德本健。乾之著而爲天也。其象則圓圓則迭往迭來。周九闔而無缺。健則遞嬗遞運。互萬古而長延。若夫仰觀乾德。配以坤元。惟坤能承。特藉乾以成其剛柔之體。唯乾能御。亦需坤以大其闔闢之門。此乾爲兩儀之冠。而天爲萬物之原。至若象之昭著。乾爲首資。得一以資。穹窿已極。以兩而化。日月並垂。或耀其光。則藉星辰以昭景慶。或施其澤。則沛霜露以爲潤滋。或爲龍虎之從。則主風雲之會。或爲經綸之用。則摠雷雨之司。或以呈祥。則電虹皆足。漾其彩。或以示戒。則霹靂亦皆適其宜。要以乾爲

元而不忒。故夫乾爲天。而奚疑若乃溯天之初。稽乾之始。觀其前而不測。其由來窮其後而莫知。其所止。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其道無他。天以無爲成歲功。不見而章者。其機如此。又若天本至高。非乾莫統。登乎五嶽。猶覺其卑。繫以三光。不形其重。胥羣生庶彙。而靡遺。徧萬國九州。而咸共。匪峻極其奚稱。維於穆之可頌。若夫親下者本。地親上者本。天居清都。以爲宇。敞九闔。以爲埏。凜乎赫乎。豹關險而莫達。悠也久也。鰲極斷而仍連。則曷不乘玉虬。以爲馭。駕飛龍以爲船。奮鷗鵬之翮。而直上。振鸞鳳之羽。而高騫。叩閭闔而欲啓。望紫極而思前。覓女媧之掌。拊太



乙之肩。凌九門。而容雅雅。俯八極。而視變變。夫乃知其恍。忽不可為象。渺乎不可以言。詮則由其握主宰之柄。而操造化之權。乃歌曰。似蓋而大。匪軸而旋。如弓斯張。而滿其弦。如筮斯冒。而永其年。非金非石。而氣則堅。上絡乎重霄之外。下包乎九陔之淵。萬物生生。而莫知其所以然。其斯為衆妙之門。元之又元。

逐字詮出奧義。統字更見精微。

天行健賦

以乾體純陽大君協撰為韻

繫周易而首乾。觀行健而知天。一畫洩苞符之秘。六爻綜

元化之全。帝載之精。於穆天體之覆。渾圓氣以陽升。浮輕

清于在上。德以剛運。妙迴斡于自然。二十一萬六千里。而

遙貫乎地軸。三百六十有五度之廣。迅若璣璇。廣雅云。凡

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七里二十五步。春秋元命苞云。天不足西北。陽極

于九。故天共九九八十。一萬里。今從廣雅說。原夫太極蘊真。洪鈞肇體。元之元

兮。胚胎成。魏復魏兮。橐籥啓。形如倚蓋。楊炯之管。欲窺勢

若張弓。老聃之測。似蠡。確然示易。周髀未識其機。緘混兮

無窮。宣夜莫得其肯綮。固已。憺一氣之湛。虛互六合之渺。



彌含萬象以包羅含九閩而層遞相摩相盪挈布獲之網  
維不縮不贏固彌綸之根柢若乃其規既廓其性惟純往  
來兮相代終始兮相循五氣布兮四時行流而不滯三垣  
分兮七政列久而彌新蓋嘗近取諸物上擬其倫方爲靜  
之本圓乃動之因故天之圓如覆笠而天之動若轉輪建  
之以靈樞乘爲進退負之以大力筦乎屈信自其主宰而  
言斯稱爲帝觀于造化之迹宜若有神况乃天周乎地陰  
統于陽分九道以表其軌藉二極而舉其綱日君月妃九  
擲空而未已宿經星緯蟻行磨而不遑其高也莫辨蒼蒼  
之色其明也不遺昭昭之光虞帝之玉衡庶幾髣髴皇

之煉石母迺荒唐欲知峻極之巔飛龍下上但視容光之  
隙野馬飛揚惟其健而有常遼闊幾窮乎亥步故能行之  
不息變化難測以保章安乎先聖有言惟天爲大形則處  
于太空功則居于至最大道充乎其中積氣播之于外以  
舒斂爲晦明以消長爲否泰百刻繞坤輿之遠度尚有餘  
一期綿歲運之周日乃復會渺然邃古已遞嬗而難追皇  
矣來今更迭興而未艾是爲萬物之父衆陽之君躔次可  
得而見聲臭靡得而聞呈露兮軒豁交密兮網緼下濟兮  
澤淪無迹左旋兮塊軋無垠三足鳥翔豈慮羲和之瘁七  
襄駕迅非閑織女之勤是知運數肇開時日由協德則剛



健而中正行則往來而周浹神龍其具體潛見以時良馬  
秉其精風雲可躡此開物成務必本於資始統天而觀象  
玩占莫要于進德脩業也恭惟我

皇體

乾合撰膺符而祿以綏受圖而阼以踐寅清以交神明誠  
敬而立壇墀繼離以照四方恭默而正南面惟精惟一永  
承申命之休無怠無荒用答天心之眷乾乾惕若警宵旰  
于松軒穆穆於昭凜日明于茅殿天視天聽常奉若而不  
違天聰天明時憲法而不倦本行健以斂五福錫厥民而  
天綏推行健以詒萬年昌厥後而天燕

切實說理淹雅鴻通天官家言無此精密

齊七政賦

以人主法天用  
齊七政為韻

稽昊天垂象知上律之惟人當虞帝之陟位正眷命之  
方新璿飾璣而象其旋轉玉為管而設以橫陳慮遲速之  
各別恐盈昃之不均遥矚蒼穹窺嬋行於日月近觀碧落  
按躔次於星辰是故天體難量玉衡是主撥開雲霧之區  
洞徹清虛之府覘七曜而度其循環望三光而隨其步伍  
審銖黍之無訛校忒差而毋侮擬張弓於彷彿老子之說  
未工誇煉石於渺茫女媧之術奚補不知推步有方權量  
有法當轉而隨之轉轉相因以圓而象其圓圓皆洽  
平衡鰲極寧容美玉之藏山照耀虎闕早喜明珠之出匣

豈彼扣槃知日望井窺天比覆奩之仰列擬蟻磨之左旋  
望穹蒼而茫莫識叩閭闔而渺誰傳不有魏乎之舜  
孰測大哉之乾爾乃咨命重申羲和再用察璿璣之無差  
知玉衡之為重探其秘奧以垂法于虞夏商周握其機緘  
並貽謨于秦漢唐宋懿夫量衡均一律度同齊雖視飛灰  
而同其氣候亦由測管以得其端倪既無爽于華晷亦何  
假乎土圭霽祥光預占夫連珠合璧融瑞氣常矚夫  
土兔金雞七紀九魁皆推移于斗極三台五老盡操柄于  
攝提惟玉衡之在目故天象之可稽至若綜辰惟三分象  
有七祥開二曜重輪與兩珥生輝瑞聚五星東井並奎垣

協吉定其甲子大撓猶覺其疎訂其干支黃帝可匡其失  
陋宣夜之未精渺渾天之非密惟我

皇上欽若無愆面稽有政同日月之照臨感星辰之應令聰明  
時憲膺休命於在

天復旦光華識中國之有  
聖念民事之必勤當授時而惟敬

鎔經鑄史參以宋儒視剽竊天官家言者雅俗迥別



觀象作繪賦以觀古之象作繪汝明為韻

魏乎厥象赫矣偉觀爰作繪而彰五色乃垂衣以肅千官藉宗工以裁章幅憑巧匠而呈鉛丹照耀

九重

配絃縱以正始光輝八極整黼烏而履端其制匪今厥風最古遙而望之恍日月兮運于中天迫而視之如星辰兮照于下土纏纏之不可端睨兮摠持乎四輔三台纍纍長相貫連兮洞燭乎千門萬戶爾乃陟彼阻矣我儀圖之瞻泰華之崇峻仰峯密之嶽崎踞乎萬仞之高提九州而作鎮亘乎八荒之野統衆嶽而是司若乃欲擬其形莫名其象儵寔化之無端乘風雲而下上飛騰絕迹呼吸通乎江

河○天○矯○行○空○霖○雨○澤○乎○沈○滂○宮○居○深○密○朗○旭○曜○以○昭○明○罔  
兩○潛○消○挾○雷○霆○而○震○盪○沉○乃○制○度○維○新○文○明○代○作○宛○似○高  
岡○之○鳳○凰○寧○夸○天○降○之○神○雀○葳○蕤○其○羽○龍○光○射○斗○牛○之○墟  
焯○燦○其○華○蟲○鳥○識○文○章○之○樂○于○是○命○彼○考○工○職○司○圖○繪○寫  
天○地○之○菁○英○抒○廟○廊○之○經○緯○聳○一○廷○之○精○神○動○四○門○之○蒸  
蔚○有○若○卿○雲○之○炫○目○欲○就○欲○瞻○何○俟○天○孫○之○織○機○可○珍○可  
貴○至○若○啟○心○沃○予○匡○弼○咨○汝○圖○麒○麟○之○閣○作○朕○股○肱○摹○龍  
虎○之○從○肖○我○心○膺○抽○道○子○之○微○毫○揮○徐○熙○之○妙○緒○渺○茲○光  
武○何○必○染○翰○于○雲○臺○陋○彼○宣○和○但○知○賞○心○于○禁○籞○欽○惟  
聖○主○天○亶○聰○明○不○假○采○色○之○施○懸○象○而○照○區○宇○無○煩○雕○繪○之○手

垂拱而歌太平仰觀天文魏乎煥乎而協人文之化旁窺  
四象炳矣蔚矣而繪萬象之成於是觀  
大子之光者煌々乎作觀而生  
聖人之世者蕩々乎難名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於衣篇中叙次六者渾  
成一片真如無縫天衣



壁中聞絲竹賦  
文以宣聖舊宅古  
嗣興為韻

壁中聞絲竹賦

文以宣聖舊宅古  
嗣興為韻

惟○聖○經○之○將○啟○聞○絲○竹○之○乍○宣○統○清○音○于○庭○牖○發○幽○籟○于○  
簡○編○合○徵○應○宮○揚○千○秋○之○鼓○吹○更○唱○迭○和○萃○六○代○之○宮○懸○  
纍○纍○之○相○貫○如○珠○方○流○徽○以○抽○其○緒○嫋○嫋○之○不○絕○如○縷○將○  
聞○聲○以○廣○其○傳○原○夫○大○經○小○經○尚書為大經論語孝經  
為小經皆孔壁所藏先○  
聖○後○聖○垂○之○簡○冊○著○為○成○書○昭○示○來○茲○復○其○本○性○邁○三○皇○  
而○有○典○謨○紹○二○帝○而○申○誓○命○揮○絃○者○率○百○僚○百○官○而○同○賡○  
懸○鐸○者○俾○九○敘○九○功○之○可○詠○奏○大○濩○者○一○德○一○心○以○鳴○其○  
休○舞○大○武○者○三○百○三○千○以○賜○其○盛○史○臣○紀○其○蹟○黃○鐘○與○大○  
呂○同○昭○夫○子○集○其○成○依○詠○並○和○聲○共○慶○將○使○論○世○以○知○人○



不啻審音而識政。奈何阨之于秦。甚于亂之。以鄭懿夫闕里。未荒杏壇。如舊數仞。宗窿百篇。粉糝藏于孔鮒。牆垣厚而閉。閔高佐以子襄。子襄字子襄。從論語左而孝經右。循牆而思。蟲文之麗。蚪斗常蟠。面壁而追。虹玉之光。莓苔半繡。隱而欲現。魯王之欲廣其宮。久而必彰。聖教之大啓其囿。弗鼓弗考。本無聲之可聞。如彈如吹。倏元音之齊奏。重簷復辟。宛來周瞽之在庭。龍文鳥篆。儼命虞夔以教胄。聞韶已遠。再悚忘味之心。縕瑟風和不異。莫春之晝。是蓋道窟其中。神守其宅。表此異徵。顯彼靈迹。簫管備舉。非截竹于嶰谷之陰。琴瑟咸調。寧取材于泗濱之嶧。楷檜蕭森之下。

聲振宮牆。杖履零落之秋韻。流几席以詠以間。殆克諧夫虞廷之賓。匪夏匪韶。幾請觀于聘魯之客。維時條理有倫。宮商皆古。放勳導宣。重華揚詡。禹湯之逸韻。悠然文武之徽音。如覩始以九官之賡。颺佐以四友之搏拊。曾子與之避席而起。如觀北向之拜稽。孔子北向拜稽。七十子珥筆而書。咸出東家之故宇。垣墉塗墍。遺基呈幻于八音。絲竹管絃。雅奏標奇于百堵。錚鏦入耳。乍愕貽以驚疑。縹緲移情。益流連而藝舞。爰穿其藏。爰啟其土。文錯落而彌新。策沉埋而不腐。得而上獻。河間貢簡于天朝。次以成編。劉向校書于秘府。乃知世無不昌之運。天有未喪之文。遠勝研



皇建

稽于八索。豈同荒落于三墳。不容取以雷電。常欲護以風雲。既英光之難秘。自聲響之空聞。播為廣大。清明用備。兩楹之奠。等諸車服。禮器可杜。衆說之紛。女子授經。前得諸伏生之口。隸書作傳。後推夫安國之勲。張禹註而韓愈詮。禹註論語。有齊魯論之別。仲尼居而曾子侍。判古今文之分。迨自世守以來。宗風克嗣。面牆之戒。必嚴操縵之訓。罔墜學官。奏列以其為洙泗之遺。傳說精嚴。殆亦有笙簧之義。恭惟我極文運。日興賢關。肇闢聖域。誕登溯精一之心。傳羹牆而堯舜如見。覓緝熙之遺。指彈琴而文王式憑。藉半部以佐太平。矧全編之俱在。得一章以成孝治。况完璧之可徵。固宐彩溢珠囊。廣崇夫鼓瑟吹笙之典。光浮月鏡。羣進夫金聲玉振之稱。餘韻鏗然。泠泠入耳。

追琢其章賦

以雲漢章天壽考作人為韻

瞻虹文之耀日。眇瑞彩之凌雲。惟金玉之質既合。繫追琢  
 之工。先分式鏤。式雕。曾借陶鎔之力。載磨載礮。有勞砥礪  
 之勤。欲觀文章。奚似試誦。棧樸所云。爾乃炳若日星。昭如  
 銀漢。遠而望之。郁郁其文。近而睨之。巍巍其煥。陸離離兮。  
 儼日月之光。紉縵縵兮。似卿雲之爛。張于鼎鬲。何數黃金  
 之鉉。御之几筵。勝于青玉之案。于是恍乎有象。粲然有章。  
 金和玉潤。協徵韻商。陋彼女媧。功僅補于五色。愧茲織女  
 錦。但成乎七襄。射乎斗牛。豈止千乘之照耀。矗乎閭闔。何  
 帝萬丈之光芒。若夫俯察于地。仰觀于天。龍馬之所不及。



獻圖書之所不及。編麟鳳之所不及。吐藜火之所不及。燃  
可以金聲而玉振。可以璧合而珠連。可以鎮山而奠獄。可  
以幹坤而旋乾。懸象著明。無俟保章之推測。躔垣布列。寧  
假璣衡之在璿。宐乎錫以福祺。申之祿壽。萃天地之菁英。  
鍾山川之神秀。頌勉勉之純熙。美芄芃之盛茂。或薪或楨。  
而羣賢皆興之。綱之紀而四方在宥。莪莪髦士。感作人而  
攸宐。濟濟辟王。喜奉璋以左右。為之援古證今。遐稽逖考。  
文莫盛于岐周。治莫隆于豐鎬。於樂辟雍。忻傳鼉鼓之逢。  
印盛豆登。並頌穎粟之好。蓋溯其先世之功。寔由于有相  
之道。故於昭在上。光華雖聚于一人。而三后在天。勲德久

聞于有昊。是以昔人所言。先民有作。黼黻必繪。以山龍丹  
。獲宐加于樸鑿。欲光昭于夏鼎。商彝先藉。資于宋斤。魯削  
金已精。而須雕玉既攻。而仍錯夫。然後經天緯地。乃可垂  
一代之典章。創制顯庸。庶足興千秋之禮樂。惟我  
聖主。化洽神人。快萬物之作觀。仰百度之維新。法二帝之允執。

比三皇之如春。濬哲文明。聲教早訖于四海。誕敷文德。來  
格奚藉。夫七旬然而五夜。精研克治。尚游心于經史。萬幾  
燦若翼。為望宣力于臣鄰。宐乎政和而民樂。亦且化美而  
俗醇。是以商商皇皇。為超義邁。軒之制作。麟麟炳炳。成登  
三成五之經綸。乃知

聖天子之文章允稱乎有典而有則予小臣之紀載唯頌其如天而如神

李杜文章光芒萬丈觀此則文光轟天矣

獻繭賦

以將以給宗廟之服為韵

繫祀典之昭灼先祭服之輝煌觀獻繭于君后知告成于公桑初撰擋于蠶室旋徘徊于棘墻離近川而容與越築宮而迴翔夫人顧而歛袂世婦進而奉筐整副禕而受於上陳少牢而列於旁惟典禮之能敬斯入廟之克將原夫繭之為功實由蠶始試為觀其所由而察其所以出龍精而耀日受氣含生祀馬婦以稱神繁衍盈止攷諸月令有省勸之文溯自軒皇載疏紘之紀仰后妃之肇造厥有西陵祀苑窳于先蠶或稱寓氏原蠶禁于馬質惟夏官之是司既蠶見于兗州讀禹貢而可喜觀戴勝之飛來后齋戒



而親理爰東鄉以躬柔桑禁容觀而省婦使大君皮弁素積卜夫人於三宮世婦迓吉同趨浴佳種於一水日值大火乃携薄而携籩月屆季春或在湄而在浹風戾以食餐勝五色之香吐絲而成巧同七襄之技葉再拭而再乾身三眠而三起迨夫蠶箔絕開絲筐並給方歲單而告成及良日而同集忻既見而親繅各分布而循級初鄭重於三盆將寶珍于什襲若乃元黃攸辨朱綠並宗仰懸日月俯映山龍星辰列宮躔之象華蟲昭文采之容參以宗彛尚期誠孝之格錯之火藻用彰明潔之恭粉米雜陳共辛勤而致養黼黻並繡隨締繪以相從於是詹吉崇先肅將告

廟光射丹楹輝生庭燎與鐘鼎而齊輝比黃琮而競耀竭其仁孝罔有弗伸質之神明何所不照爾乃觀其萬象萃于一絲繭成而將其事神享而無不之惟其祭服之脩豈獨緇衣之宜信曾孫之有慶聽祝嘏之陳辭惟其載績成功承筐是服歆明德于黍馨羨呈能于蠶熟憑嘈之之繅車藉軋之之杼軸付染人以增華命典衣而蔽匱質明行事取文繡以章身主鬯告虔昭光華而介福

敷陳雅贍援据精詳紆徐委婉有剝繭抽絲之致

宵雅肄三賦以君寫誠敬臣

惟服官之伊始思覃心以答君感誠敬而報禮本忠孝以立勲學古入官欲知大臣之誼夙夜匪懈先肄周什之文傳之毛公稱四始而得其正載諸學記采三篇以精于勤爾乃首誦鹿鳴冠于小雅嘉賓在廷苹芩在野承筐在御旨酒在尊聽呦呦之和鳴羌陶陶而心寫唯德音之昭乎其周行之示也鼓爾琴瑟無非右召而左周吹彼笙簧豈唯前董而後賈若夫四牡既駕報國懷誠坦坦周道肅肅遄征行駢駢而不止驟駸駸以相迎瞻倭遲之既遠豈懷歸之無情獨以王事不遑願矢心于靡盬將母來諗庶無



忝于所生于芑于芑欣爰集之有託載飛載下差微鳥之  
莫并公爾忘私唯臣心貞于不貳恩先于義信君德大而  
難名至如君命是將皇華載詠念駢駢之征夫稟煌煌之  
詔令維駒維駱馳驅而六轡競妍如濡如絲沃若而五色  
輝映爰諏詢而咨度竚乎有聞凜咫尺之天威誰敢不敬  
况乃明明

聖主濟濟賢臣禮樂隆于三代光華萃于

一人仰

睿志之時敏欽

文德之日新願學尼山唯三百十篇之尚在如師戴聖有四十

九篇之可遵乃不學恥面牆之戒而始仕在鼓篋之晨求  
忠臣于孝子之門繫三詩之是習推事君為使臣之禮比  
半部之足珍乃若臣心靡他精白自矢際明良值喜起欲  
聞政寧止此賡天保誦薇芑萬壽卜九如擬陳魚麗多且  
旨咏南山美樂只奏蓼蕭零露泥賦彤弓中心喜湛湛露  
在波杞菁菁莪在彼汴吉甫燕多受祉吉日禱奠天子三  
百篇可推矣若夫酬君體國竭智殫忠位或躋于九列爵  
或媿于三公以及卿士師尹下逮庶僚百工莫不六官咸  
正五章並榮肆曲禮而知母不敬者思惟儼若正爾容者  
聽必思恭肆王制而知修禮教者民性以節一道德者風

俗以同。肄月令而知布德。令者行慶施惠。修封疆者教殖。勸農肄禮。運而知天下為公者。幼有養而老有終。肄禮器。而知忠信為本者。儉不殺而奢不豐。肄玉藻而知周旋折。旋者不越規矩之中。肄明堂而知制禮作樂者。厥惟天子。之功。學樂表坊。肄四記而知禮之有體而有用。冠昏燕聘。肄羣義而知禮之有變而有通。抒赤腑披丹宸。立于廟堂。精可貫夫星日。軫彼民命。誠能格夫蒼穹。又豈獨宵雅之。篇宜學。肄三之功。是崇已哉。至如事有經緯。國藉運籌。憑。儒臣之碩畫。倚元老之壯猶。所賴有敦詩說禮之士。通方。達政之信。唯其講明夫經術者。有素淹通夫六籍者。咸周。

故能咨訪而從。上之攸好博詢而應。君之所求。是以勲垂于千秋萬禩。而澤被乎八紘九州。于是入。告於。

君。唯先民是經。有典而有則。出宣于外。惟我。后之德。斯謀與斯猷。

寫誠敬矢忠猷六字已於起聯扼定搃以忠孝為本以。下逐段推拓言之語語從至性中流出。



衆星拱北賦

以人歸政德如星拱辰為韻

在天成象奉若惟人欲測夫政之歸向試觀於星之燦陳  
 高拱無為儼大君之南面居中御外譬天上之北辰瞻層  
 疊於九霄儼若山川滌望長空於一碧宛然原隰昞  
 胥普天而共戴遍大地而維均於是羣焉嚮往率以會歸  
 識衆垣之有託傍宸極而相依點珠璣各輸誠于萬域  
 煌燿皆式命于九圍如赴如趨遵王道之蕩有垣  
 有舍仰帝闕之巍爾乃分野宣功向明出政三台五緯  
 環左右以宣猷七紀六符統方隅而秉命春秋冬夏任鳥  
 火之專司雲雨風雷惟畢箕之承令作中央之主宰咸幹

運于天樞持列宿之鈞衡皆轉移于斗柄若夫臨御在君  
率行惟德於穆不已高居清灝之中元默無言靜鎮穹蒼  
之域優布化五辰撫而罔愆燦凝輝四時行而不忒  
各就紀而莫能名其功咸順則而不知誰之力是故思之  
儼若窺之裕如久處而安各昭於躔次夜深以靜觀羅  
羅之清踈五老九魁昔人覩而紀羨貫珠連貝史官喜而  
載書是以皇王作極庶民惟星望三階而同指處九野而  
咸寧布於寰區等十千之維耦出於南極祝億萬之長齡  
似分餘光於白屋同思獻瑞於彤庭于是羣耀爭趨同光  
環拱雖各從其所好實皆使之能聳仰瞻鯨鰲之柱何戴

天而能擎為愛紉縵之雲皆向宸而思捧况隸其疆域爭  
輸嚮慕之誠沐其榮光咸樂版圖之鞏至若瑞推東井尊  
惟北辰以簡御繁懸著明之萬象居高臨下仰垂拱於  
一人皇穆總星垣之樞紐肅雖統天上之經綸宜乎  
化洽羲軒開鴻濛而繼治風齊虞夏媿渾噩而同淳  
商廟堂之象纚星斗之光華雙鈞元妙莫測





慶雲抱日賦

以雲日輝映精彩相耀為韵

天○開○祥○日○瑞○協○慶○雲○先○和○風○以○蕩○漾○漸○佳○氣○之○氤○氳○瞻○碧  
 落○之○澄○清○霏○霏○靄○望○蒼○穹○之○浩○渺○繽○紛○五○色○光○華  
 呈○中○天○之○麗○景○九○霄○爛○縵○布○大○造○之○鴻○文○爾○乃○龍○奮○致○雲  
 雲○興○抱○日○方○娛○目○於○南○浦○之○飛○旋○忻○情○於○東○方○之○出○迓○羲  
 御○以○相○迎○趨○紅○輪○而○如○驛○似○召○靈○霞○之○師○遂○致○經○緼○之○霽  
 初○則○盤○旋○拱○衛○為○螭○馭○以○前○驅○繼○復○蜿○蜒○周○環○衛○跋○烏○而  
 獲○蹕○漸○升○漸○近○宛○密○邇○之○屏○藩○彌○久○彌○親○儼○腹○心○之○輔○弼  
 於○是○溥○天○同○照○大○地○生○輝○日○憑○雲○而○增○麗○雲○捧○日○以○相○依  
 華○彩○縈○回○於○帝○座○榮○光○掩○映○於○君○妃○騏○步○鳧○飛○益○覺○赤○烏

杲。瓊樓玉宇更仰金闕巍。豈獨布綵霞於閭闔散餘  
耀於紫薇見夫萬國遙瞻八方遠映願效八伯之歌共上  
九天之慶瞻雲就日指唐莢以咸欽華日卿雲繼虞廷而  
並詠嘉祥福祿知造物之有神元首股肱信良臣之惟聖  
原夫雲為龍氣日乃火精惟前知以告瑞乃交炫以呈明  
射於慈淵潛蛟見而騰起浮於華蓋天馬追而駛行繡文  
錦章環七襄而互耀重樓疊閣周兩珥而重生是李邕之  
所不能賦而荀子之所不能名至若靉靄凝休形漾彩  
青空一朶勝看瓊圃之歲粧紅縷千層豈羨瑤華之蓓蕾  
凝神遙盼恍如登雲路而傍日車注目遐觀何俟窺日觀

而鋪雲海懿夫魏煥其體金玉其相斐疊出於岱岩曠曠  
照於扶桑天地網緼擬日月之合璧陰陽和洽勝雲漢之  
為章觀天行之糾縵知世運之光昌恭惟

聖德相承

皇躬有耀照臨中外同沾明德之輝炳燭遐荒常布湛恩之詔

宜乎重膺

帝錫造化

化各呈其能亦且巧奪天孫組織莫窺其妙  
抱字能取其神慶字能敷其采昌明流麗筆凌雲



薰風賦

以琴奏薰風民遊康樂為韻

當薰風其颺至。試揮絃而聽琴。振宮商之妙響。發天地之清音。初颺颺兮徐來。所以燠其體。復颺颺兮時集。兼以恬其心。氤氳氳當之者。懽愉而舒暢。縹縹緲緲拂之者。上下而謳吟。其時具氣既和。五絃具奏。虞賓在左。元凱在右。九官居前。二姚居後。舜也一彈而再鼓。夔也詠言以稽首。夫矣哉。人以諧而神以和。至矣哉。地之載而天之覆。當是時也。解民愠而阜民財。寧唯茲乎。祝君富而祝君壽。爾乃蒸蒸而蔚。靄靄其薰。不疾不徐。祇見花光飛舞。或沈或浮。恍如鈞樂。聽聞乍而聆之。幾疑絲而疑竹。遙而望之。亦非

煙。而。非。雲。不。知。誰。爲。之。鼓。盪。但。見。和。氣。之。續。紛。溯。其。承。自。  
北。闕。播。爲。南。風。致。時。物。之。長。盛。顯。造。化。之。勛。功。欣。欣。向。榮。  
蚤。送。春。而。迎。夏。杳。杳。無。極。並。自。西。而。訖。東。感。人。以。聲。無。煩。  
于。金。石。無。遠。弗。屆。有。勝。于。鼓。鐘。卜。其。時。和。年。豐。轉。先。兆。乎。  
琴。瑟。觀。其。蠲。煩。滌。滌。死。已。得。之。絲。桐。于。是。播。之。者。上。被。之。  
者。民。鼓。太。和。于。有。象。運。太。虛。于。無。形。擬。之。而。莫。測。狀。之。而。  
難。名。萬。籟。吹。噓。可。以。薰。蒸。乎。六。府。一。氣。振。宕。可。以。旋。轉。夫。  
五。行。披。襟。以。當。但。覺。淪。肌。以。浹。髓。凌。虛。而。入。不。覺。時。行。而。  
物。生。若。乃。聲。從。異。起。動。與。天。遊。原。夫。風。自。林。來。既。如。芝。而。  
如。蕙。及。乎。風。經。器。過。豈。一。薰。而。一。蕪。媿。媿。迎。人。有。似。于。飲。

醇。酌。醴。泠。泠。入。耳。奚。假。乎。戛。玉。鳴。球。于。是。其。風。悅。豫。其。民。  
安。康。薰。與。風。而。並。繞。風。隨。薰。而。俱。翔。薰。其。教。而。溫。厚。薰。其。  
德。而。善。良。薰。其。政。而。淳。美。薰。其。化。而。舒。長。薰。非。風。雖。含。薰。  
而。孰。供。其。馳。驟。風。非。薰。即。承。風。而。誰。愛。其。芬。芳。惟。其。薰。之。  
郁。郁。故。其。風。之。洋。洋。惟。我。

聖君

與。民。偕。樂。至。澤。薰。乎。遐。荒。仁。風。揚。于。寥。廓。以。風。百。職。則。薰。  
陶。沐。浴。皆。承。風。以。賡。颺。以。風。四。方。則。薰。育。涵。濡。皆。風。動。而。  
咸。若。手。揮。目。送。覺。餘。韻。之。鏗。然。心。悅。神。怡。宛。簫。韶。之。忽。作。  
宐。乎。百。獸。率。舞。望。薰。風。而。遊。苑。中。鳳。鳥。來。儀。乘。薰。風。而。巢。  
阿。閣。



寫來薰字有色風字有聲總形出康樂之象

五色卿雲賦

以題為韻

至德神功登三咸五至誠燕乎皇天嘉祥錫乎

聖主

瞻五采之煌煌觀卿雲之縷縷初一朶之新烘漸四周之

咸吐起於蓬萊之山矗乎清虛之府向紫闕而前停拱瑤

宮而同聚豈女媧之補就綵勝虹霞抑天孫之織成爛如

綦組飛鶴見而迴翔栖鸞顧而起舞瑞霽溢乎重霄光華

燭於下宇爾乃莫擬其形孰辨其色分方以考兼水火木

金土而並呈按數以稽別青黃赤白紫而遺黑由五行以

變幻秘妙難窺木五氣以相生神明莫測合焉而渾然無

跡豈大冶為之陶鎔分焉而各不相淆寧化工為之雕刻

將溢而成霧。貽曼倩以神其功。或蒸而成霞。出崑崙而升。其側徐州貢土。似映之而滋生。江郎筆花。應探之而獨得。此由

天開

睿聖

廷簡公卿萃明良之一德。集朝野之群英。九功成而五福。斂六符協而三階平。惟景星慶雲之共耀。與連珠合璧而爭明。郁：紛：若烟非烟而並起。霏：靄：似霧非霧以相迎。羲和不及知。光浮金闕。璿璣所未能察。綵炫玉衡。日月光華同增。其紉縵黼黻。絺繡更覺其晶瑩。倬彼章天。豈惟銀漢之遊日。爛兮復旦。乃比中天之怡情。於是告之

嘉瑞薦以祥雲。九閎炫耀。六宇氤氳。誰召靈籙。逞雲師之工麗。爭看錦繡。見華蓋之紛紜。晴曝天衣。映霓裳而增其舞袖。山來神女。覆慮妃而曳其綵裙。金枝玉葉。齊輝葩光。盈于涿鹿。紅蕊金翹。並耀條枚。燦于汝墳。黃帝紀官。未聞有斯盛。漢高潛澤。難望其來。賁倘御飛龍。更加之藻耀。如教翼鳳。止藉其餘。曠信天工之佳製。允大造之鴻文。願作繪而窺其妙。試簪筆以紀其勲。

胸羅萬象。華燦五花。光華爛漫。不可端倪。



秋月賦

以桂香帶露蟾影吞雲為韵

皎○素○娥○辭○丹○桂○幽○閑○麗○于○嬋○娟○芬○芳○馨○于○藹○蕙○光○凝○  
 金○鑑○欲○開○珠○箔○而○牽○絲○風○動○瑤○枝○誰○叩○銀○屏○而○感○悅○啓○粧○  
 臺○以○倚○樹○淡○著○羅○衣○對○明○鏡○以○臨○花○輕○搖○繡○袂○覩○萬○川○之○  
 澄○徹○欲○聽○龍○吟○望○一○碧○于○清○空○惟○聞○鶴○唳○安○得○駕○天○馬○而○  
 前○驅○並○思○脂○鸞○車○而○菱○說○爾○乃○九○霄○吐○艷○六○宇○飛○香○律○方○  
 中○乎○夷○則○氣○造○屈○乎○清○商○敞○廣○寒○之○宮○翩○兮○忻○看○素○女○入○  
 天○香○之○院○酌○兮○慚○佩○菑○囊○影○注○人○間○辨○芳○稱○于○妃○姊○光○懸○  
 海○宇○添○逸○韵○于○姬○姜○於○是○紈○扇○開○函○簾○鈎○垂○帶○望○瑤○臺○之○  
 上○呼○作○玉○盤○為○清○夜○之○遊○相○隨○飛○蓋○登○高○而○賦○才○子○樂○其○

金東山文集

卷之八

三

謳吟對景以思征人堪其聊賴探其窟而非遥馳其輪而  
 無外若夫皓色驅雲清暉引露入芰荷而掩映滴明珠  
 穿林木以參差行玉樹摩蒼穹于峰頂煩太白之手攀  
 影苻蒞于庭中来東坡之間步芙蓉帳裡賽淡掃之蛾眉  
 鴛鴦夢中驚新粧之少婦憐粉黛而使之盡捐愛清光而  
 與之競素至若旁羅玉兔座列金蟾豈顧韓盧而欲避縱  
 擬蝦蟇而何嫌搗仙藥于臼中長生是服覓丹書于額下  
 千歲可占徘徊三五之下紫迴二八之肩懿夫玉宇流輝  
 瓊樓遺影增萬象之清光鋪九重之麗景晃高下之樓臺  
 辨縱橫之峯嶺射江河而澄澈繙書策而麟炳燭長夜而

昭、朗襟懷而耿、爾乃忽盈忽昃乍吐乍吞明皇遊而  
 稱賞嫦娥望而竊奔群懷思于玉杵或擬議于金盆雖藉  
 明于羲御實並耀于乾坤若夫光齊旭日綵映卿雲佇望  
 初臨皎同東方之出賡揚復旦歌比南風之薰各效靈于  
 上帝爭呈瑞于  
 聖君與星辰而同爛成天地之大文

秋容激灩月影扶疎拂桂香襲我衣帶間



春雷賦

以鼓以雷霆變  
化之象為韵

時○屆○春○和○初○聞○天○鼓○百○蟲○當○之○而○震○驚○羣○鳥○聆○之○而○起○舞○  
 千○林○之○甲○拆○初○開○庶○草○之○萌○芽○共○吐○宣○憂○舒○鬱○拓○跼○踏○之○  
 心○胸○興○懦○起○頑○聳○虺○隤○之○眉○宇○爾○乃○莫○揣○其○由○但○觀○所○以○  
 出○地○而○奮○崇○殷○薦○以○承○休○與○風○而○恒○立○中○方○而○不○倚○乍○轟○  
 轟○其○忽○至○上○動○三○光○復○甦○其○徐○來○下○驚○百○里○當○燕○居○而○  
 必○變○識○宣○聖○敬○天○之○心○行○大○麓○而○弗○迷○知○虞○帝○升○聞○之○理○  
 鍾○黃○帝○之○精○氣○軒○星○以○主○其○神○表○姬○旦○之○公○忠○大○木○斯○拔○  
 而○起○于○是○將○濶○以○雨○必○鼓○以○雷○輔○天○而○行○對○无○妄○而○茂○育○  
 環○山○而○下○象○觀○頤○以○滋○培○聞○大○壯○之○聲○非○禮○弗○履○卜○豐○亨○

之○兆○折○獄○惟○才○以○之○經○綸○屯○以○建○侯○而○利○以○之○修○省○震○以○  
君○子○而○來○響○自○雲○中○聳○旭○日○而○紅○綵○漸○暗○聲○來○澤○畔○鼓○東○  
風○而○綠○已○成○堆○張○緒○愛○當○年○放○開○風○流○之○柳○美○人○驚○林○下○  
收○回○清○麗○之○梅○搜○寒○嶮○之○積○鬱○振○古○木○之○枯○莢○若○夫○光○激○  
為○電○鼓○薄○成○霆○乍○鴻○聲○之○隱○旋○餘○響○之○鈴○驚○瞽○矇○而○  
皆○悚○提○聾○聵○而○同○醒○起○潛○蛟○于○幽○壑○催○卧○龍○于○滄○溟○阿○磨○  
宮○裡○喚○推○車○但○聞○砰○磕○力○士○掌○中○看○伐○鼓○共○怖○威○靈○仿○鱗○  
穴○之○潮○聲○來○于○鮫○室○儼○鯨○鐘○之○鞞○鞞○徹○于○鳳○廷○聽○玉○虎○之○  
鳴○直○推○搖○夫○林○木○擊○靈○鼉○之○鼓○忽○動○盪○于○軒○櫺○於○是○寒○谷○  
皆○春○幽○光○盡○變○初○傾○耳○而○心○驚○漸○開○顏○而○目○眩○萬○國○山○川○

聽○蘓○之○旋○繞○四○境○郊○原○發○茸○之○葱○蒨○原○夫○物○以○時○生○  
天○施○神○化○倏○響○徹○于○中○天○或○聲○聞○于○半○夜○龍○為○迎○雲○為○迓○  
雨○為○驅○風○為○駕○經○山○川○繞○墻○舍○傍○園○林○環○亭○榭○縱○大○地○以○  
徃○還○憑○遙○空○而○上○下○似○萬○騎○之○奔○騰○疑○千○軍○之○叱○咤○錦○帆○  
懸○而○舟○迴○綺○筵○張○而○席○罷○若○夫○春○光○已○遍○雷○聲○何○之○將○神○  
人○之○偕○暢○作○天○部○之○鼓○吹○導○燕○鶯○之○和○語○催○桃○李○之○穠○枝○  
盪○花○田○以○競○秀○振○麥○秀○而○早○岐○海○棠○驚○醒○而○睡○足○牡○丹○葳○  
春○而○恨○遲○剖○芍○藥○之○新○蕊○綻○水○仙○之○佳○期○各○接○袍○以○宣○暢○  
乃○疾○行○而○如○馳○至○于○鼓○動○羣○陽○作○新○萬○象○俾○物○類○之○向○榮○  
遍○寰○區○而○生○長○奉○號○令○於○



蒼穹。備承宣於

聖上。周薄海以聲揚。知

宸恩之浩蕩。是固職守之所司。而為雷師之所掌。

氣象昌明。詞采藻麗。筆亦有雷霆走精銳之勢。

藏珠於淵賦

華以藏珠於淵南  
妙蘊為韻

龍淵浩淼。驪珠潛藏。至人歆其懷寶。俗子悵其望洋。羨焉  
而臨。願效珊瑚之網。探之莫測。寧煩什襲之筐。旁皇兮觀  
夜明之耀恍。忽兮眇照世之光。故夫藏山惟金。藏淵則珠。  
對漆園而吟繹。獲佳句而神娛。韜晦善潛。隱之而涵濡。蛟  
窟靜深。有本顯之而輝映。海隅四望。蒼茫誰知其照。桑一  
朝拔擢。何數乎握瑜。爾乃處也寂寥。出也於於灼蒼生。而  
在囿燭大地。如蘧廬登之明堂。俾蒲穀躬桓。亦闇然無色。  
陳之清廟。並天球大玉。而光則有餘。然而外雖炳炳。中則  
淵淵。初蓄而含。漸漬者不知幾何多日。既章而見。燦著者

莫量其幾千萬年。原夫北溟之北，南池之南，溯其鍾靈秀，區滄海之所不能恆產，觀其孕育肇始，鷗鵬之所不得與。參豈獨香滿于蘭沚之畔，而波深于桃花之潭，于是融融其質，鏘鏘其華，近而視之，氣直凌乎星斗，遠而察之光，上轟乎雲霞，允稱傳世之珍，固王侯之所不敢飾為冠冕，亦且鎮國之寶，豈宮壺之所能副以筭珣，是以共知其希，莫名其妙，曾遊于濠梁而難觀，即涉乎渭水而莫釣，無俟炫美，天家喜其貢琛，欲識珍奇，下士聞而竊笑，于時載求其精，爰探其蘊，競相誇耀，索器何待于鮫人，無自傳觀，徑寸羞稱，夫魏郡恭逢。

聖主同造物之無私，示以大公，歸太淵而弗問，不貴異物，知王

國之克生所寶，惟賢欽。

帝德之廣運，眇茲衆庶，狃習見而驚其奇，睠彼莊生，發機緘而

拍其蘊，贊嘆不已，乃爲之歌，歌曰：其光也可掬，其潛也可想，此誠希世之寶，非尋常凡珍之所可倣，佳哉！依日月之旁，如珠之在掌。

石蘊玉而山輝，川含珠而澤媚，作者亦極其蘊藉而光輝，自不可掩。



曲水流觴賦

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為韻

序曰。晉穆帝永和九年。右將軍王羲之。以四十二人。修禊于蘭亭。為曲水流觴之會。王氏十人。謝氏五人。孫氏曹氏各三人。庾氏華氏虞氏呂氏各二人。魏氏郝氏桓氏徐氏袁氏任氏楊氏邱氏后氏孔氏錡氏勞氏卞氏各一人。作叙者一人。作後叙者一人。詩兩篇成者二十一人。詩一篇成者一十五人。詩不成而飲酒三觥者一十六人。叙之者羲之也。作後叙者孫綽也。詩兩篇成者王氏五人。羲之。凝之。宿之。彬之。徽之也。餘杭令一。父孫統也。左司馬一人。作後叙之孫綽也。行參軍一人。徐豐

之陳郡一人。袁嶠之也。詩一篇成者。王氏四人。渙之。元之。蘊之。豐之也。謝氏一人。郡五官繹也。散騎常侍一人。郝曇鎮軍司馬一人。虞說。徐州西平一人。曹華。郡功曹一人。魏滂也。行參軍事一人。曹茂之。中軍參軍一人。孫嗣也。上虞令一人。華茂。滎陽桓氏一人。偉。潁川庾氏二人。友與蘊也。詩不成而飲酒三觥者。王氏亦得一人。獻之也。謝氏亦得二人。侍郎藤餘。杭令瑰也。鎮國大將軍一人。卞迪也。府主簿二人。任凝。后綿。府功曹一人。勞夷也。參軍二人。孔盛。錙。密。行參軍一人。楊模。行參軍事一人。邱旄也。上虞令一人。虞谷。前長岑令一人。華耆也。彭

城一人。曹誣。任城二人。呂系。呂本也。瀛洲子曰。予考右將軍軼事。恨不能得蘭亭片石。列坐于四十二人之次。仰看崇山。俯濯清流。逍遙于茂林修竹之間。聽安石諸君子揮麈劇談。且得與王謝諸兒。羽觴詩筒。角逐勝負。而為獻之輩。進一巨觥也。詎不快哉。郡刺史太史劉公莅政之明年。方春上巳。命為曲水流觴之奏。遂作此賦。曲復曲兮。繫清且漣。流復流兮。匪魚暨蠙。水逐觴而容與。觴隨水而迴旋。一灣兩灣。半些些似武夷之路。一琺兩琺。幾點點如星漢之天。原天陽屈執徐令。逢磔攘濤新。鵝渚之溪。花發蘭亭之上。春山一帶。嵐光與煙氣齊飛。老竹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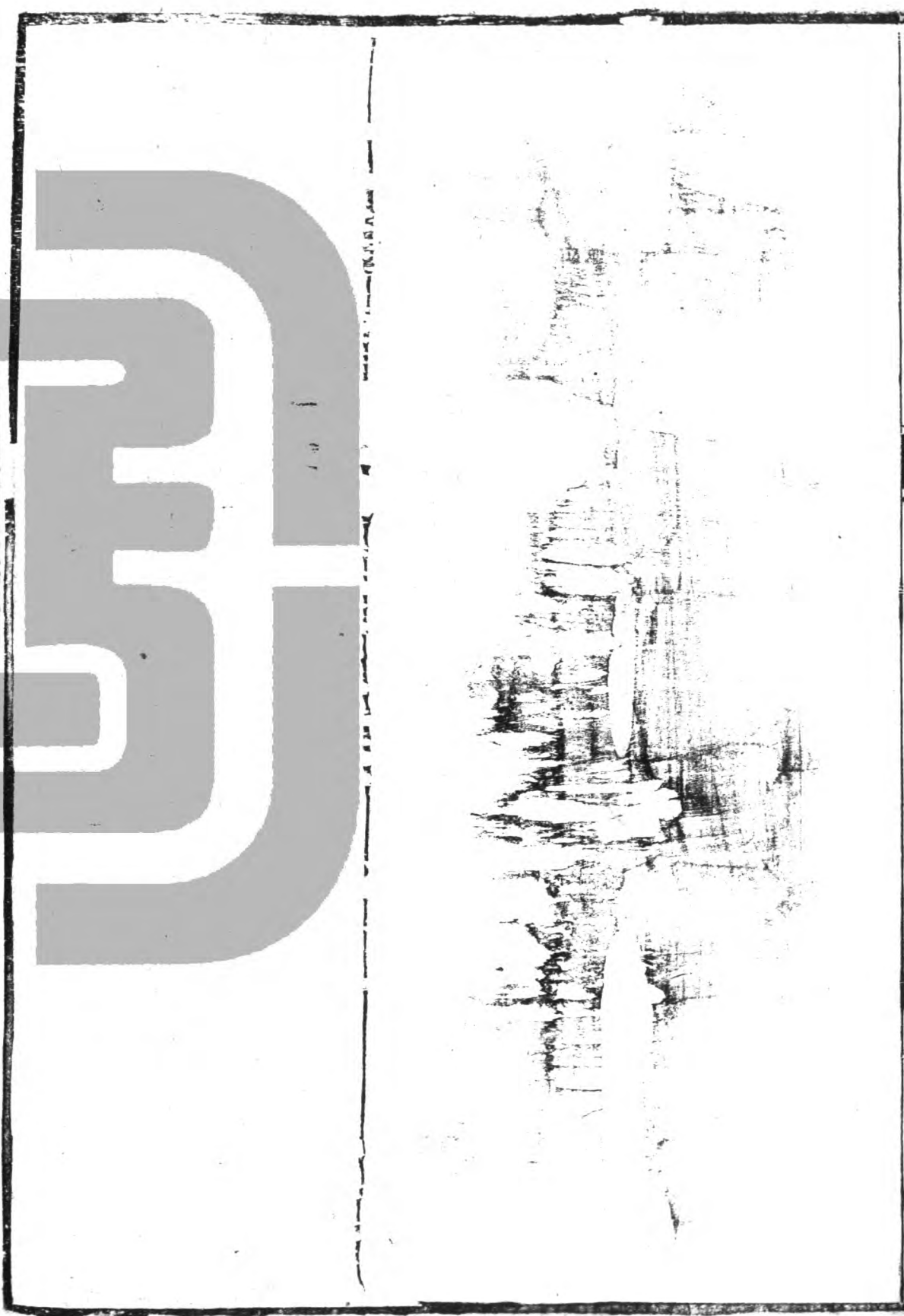
竿林嘯共鶯聲並朗披春服而會羣賢携春醪而集少長  
爾乃罇罍既張袂除初既鋪綠成茵席紅濺衣水似橋掛  
虹霓觴如盤走珠璣泊乎溪岸波臣進鸚鵡之杯放乎中  
流河伯吞葡萄之氣若夫逍遙輕浪點綴浮萍醺錦鱗而  
仰沫醉白鷺而將醒地接蓬萊出瀛洲而暫轉光浮琥珀  
映琉璃瀨而彌清于是夾岸相觀臨流共睇觴有意而相投  
水無情而忽遞值魚鰕而偕遊遇荇藻而復繫飲能蕉葉  
藉流水以相牽酌以兕觥與馮夷而相際波澄以輕風和  
而惠見夫螺光灑龍勺熊人坐冰壺之頂盃傳鮫子  
之宮儼負芥之舟何俟栲人鼓柁非貪餌之魚奚勞漁父

施繆莫教臨潭而捉月請君把酒而吟風嗚呼勝遊不再  
良會豈多乃望洋而寄傲忽抽緒而長哦視聽可娛既放  
形骸之外興懷所至何須絲竹之和是故之子云懷美人  
予望幸山陰之未遙羨涇陽之無兩曲邗江之水比將軍  
其何慚觴廣陵之濤凌司馬而奚讓司馬謂孫綽也使予賦八韻  
而心怡酌三甌而情暢

序詳贍賦工雅似庾子山一流人

風亭賦

金甌大夫。巡視南都。露濕淮陰之岸。雨淋邗水之郭。雲迎芝蓋而成。穀花傷馬蹄而齊。鋪千邨灼灼。百卉臙臙。少焉清風颯颯。搖蘭曳蒲。披襟以當兩袖。颯颯大夫曰。吁。異哉。其薰風之解愠。抑時風之阜財。滌萬物而駘宕。鼓羣生而徘徊。斯何地之勝槩。乃清風之徐來。時蓬萊學士前而告曰。此古風亭也。珠簾既謝。畫棟久傾。壇羅蟋蟀。階鬪狸鼯。荻花滿砌。楓葉成楹。久不覩夫亭之屹屹。奚自聞夫風之琤琤。爾乃君侯戾止。空谷聞聲。花傳其字。鳥愛其名。山映而潔水流。而瑩羗斯亭之有知。舞惠風而相迎。金甌大夫





曰子聞風亭之始。劉宋所成。風流刺史徐君是營。誰其博  
 物倚馬而賡。于是蓬萊學士。逡巡而起。三揖而稱曰。枕蜀  
 嶺兮踏浮山。淮流為帶兮邗水為關。重江環其外兮浩乎  
 湯湯。不可即。蕪城空其前兮佳哉蕩。不可攀。巒層層兮  
 徑曲曲。濤灩灩兮波灣灣。花無情而自放。草有恨而誰刪。  
 鳴虫唧唧。幽鳥閒閒。猿倏散而倏聚。魚獨往而獨還。臨流  
 兮醉烟景。枕石兮飽潺湲。風蕭蕭兮異響聲。颯颯而千般。  
 疏泉鑿石構亭。其間爾乃桂兮宇蘭兮。宮畫兮棟綺兮。櫺  
 雲屏兮爛縵。瓊壁兮青蔥。挿雲霄兮聳翠。連閭闔兮飛虹。  
 倚欄兮摘牛斗。敲几兮驚蒼穹。左側耳兮琴臺。嫋嫋右傾。

有原委

語有奇趣

命次詳明

聽兮吹臺。颯颯望簷牙兮對月。觀恍鬪角兮凌青空。風迴  
 亭畔。亭插風中。亭當風而颺。颺風穿亭而玲瓏。風光非一  
 風景無窮。若乃風花之場。羣卉芬芳。飄飄兮梨花百餘樹。  
 颺瀏兮榆柳幾千行。攬蒲河兮翻葵浪。穿蕙渚兮轉芝塘。  
 戲牡丹之宮兮泛芍藥之圃。倒蓮花之蓋兮傾菡萏之房。  
 梅何為而含笑。菊何事而輕揚。蕉何情而忽舞。竹何意而  
 如狂。紫薇歌兮驚蜂蝶。芙蓉盪兮逐鴛鴦。幽渡猗蘭之谷。  
 芳迷杜若之鄉。一行行兮鋪蘆花之岸。一聲鼓兮冷楓葉。  
 之腸。飛花兮滿屋。落蕊兮半床。卧紅兮為席。剪綠兮為裳。  
 坐花兮開瓊宴。掃葉兮飛羽觴。至如風月之夕。坡光含微。

冒下八段

一段

賦亦玲瓏

奇情妙語

二段



瓊樓既敞銀闕懸輝素女珊珊粧淡淡封姨孃孃裾飛飛  
輕復輕兮搗嫦娥之面皎復皎兮披少女之衣撥雲兮玉  
盤露捲霧兮金盆暉萬籟鳴響空庭凝素扶搖起兮敢來  
銀海盪金波羊角搏兮忽向瑤臺驅玉兔肩肩兮翻翻撒  
靈杵之藥紛紛兮馥馥搖丹桂之露薰颺陣陣廣寒宮裏  
怎禁涼輕颺醇醇蟾蜍苑中遍地香風與月兮穿玉簾之  
廊月與風兮入繡闥之牆開簾兮邀月風送滿亭光對影  
兮追風月傍一亭范既披風而解襟復問月而停觴又若  
風雲之聚風雨之來彌縵相逐颺颺相催朝朝南浦飛雲  
兮入牖暮暮珠簾捲雨兮落梅纍纍兮如連璣之貫縵縵

兮似簇錦之堆點點兮侵羅綺片片兮雜莓苔亭望雲兮  
風為合亭喜雨兮風為媒更如風雪浮浮風霜繹繹氤氳  
飄飄震蕩擁掖半天切一漫洒人間何處拋珠浪飛窓隙  
平地兮琅玕鋪滿垣兮球琳積高高兮下下琉璃數重嶺  
嶺兮邱邱水晶千尺望亭中兮人坐冰壺環亭外兮簷飛  
瓊液况乎風濤兮萬里蜿蜒兮迤邐龜鼉兮方恬蛟龍兮  
倏起及夫風帆兮千檣舳艫兮成行黃龍兮青雀萬頃兮  
汪洋至于風烟兮橫空赤霧兮矇矓衆山兮俱紫長江兮  
盡紅更若風沙兮空涌怖慄兮驚詢征馬兮齊嘶虎豹兮  
吼愛惟斯亭兮當風之陝盡風之暢閱風之悲悉風之變

結上八段

八段

七段

六段

五段

妙舌酷似青蓮

四段



歷風之鼻胡倏平而倏暴何萬怪而千奇迺有騷人詞客  
酒聖詩禪紛披雜踏羅列滿前集芙蓉以為衣採菊英以  
為筵勝正面字新秀南兮鸚鵡聲聲兮杜鵑鶯鶯啼兮聲轉轉燕燕飛  
兮羽躑躑觀牧豎兮朝吟而彈笠聽漁舟兮晚唱而叩舷  
新柳池邊吹管笛古梅梢下係鞦韆携烟霞于石畔捉明  
月于溪邊蛙鼓田而藤蘿聒魚避影而荇藻穿卧松濤而  
嘯枕花砌而眠虫啾啾四壁鶴唳半天醪醕一斗瑶瑟七絃  
彈碁兮殘花落敲詩兮綠艸鮮春風和兮明媚秋風瑟兮  
纏綿夏簟青兮荷風迎而相拂冬雪寒兮邊風起而相煎  
或南風兮郁郁或朔風兮闐闐或暴風兮冽冽或迴風兮

媿娟亭止于一變態萬千于是張吞舟之舌噴吐鳳之烟

執如椽之筆揮扛鼎之篇灼灼兮錦囊句琳琳兮繡口媽

鞭屈宋而作賦壓陶謝而成編漫說蘭亭之韻休誇金谷

之妍無何勝地不常荒涼滿目野艸孤青閒花盡綠蕭壘

兮雕楹寒塘兮繡屋詩藪兮猿吟歌臺兮鼠伏鷹啄兮禽

魚兔餐兮松菊茶烟歇兮砂磔飛藥欄頽兮磨廳宿怨復

怨兮隴頭雲悽復悽兮荒邱木嗚呼蒼蒼苔蘚藹藹焉蘿

蛇家衰艸牛卧青莎悲興而咽賦闕而歌歌曰殘陽樹樹

斷雨山山風聲何處亭冷月寒又歌曰揚州自古烟花隴

踏破殘隄蔓艸青三三兩兩看歌舞幾人著眼到風亭從

○張○稱○繁○華○識○者○每○為○痛○心○疾○首○終○不○能○俊○一○歌○境○回○風○  
○教○是○知○他○日○立○朝○經○濟○茅○砌○若○心○窺○見○一○斑○豈○直○情○詞○

○慊○慊○悲○慊○慊○情○鳴○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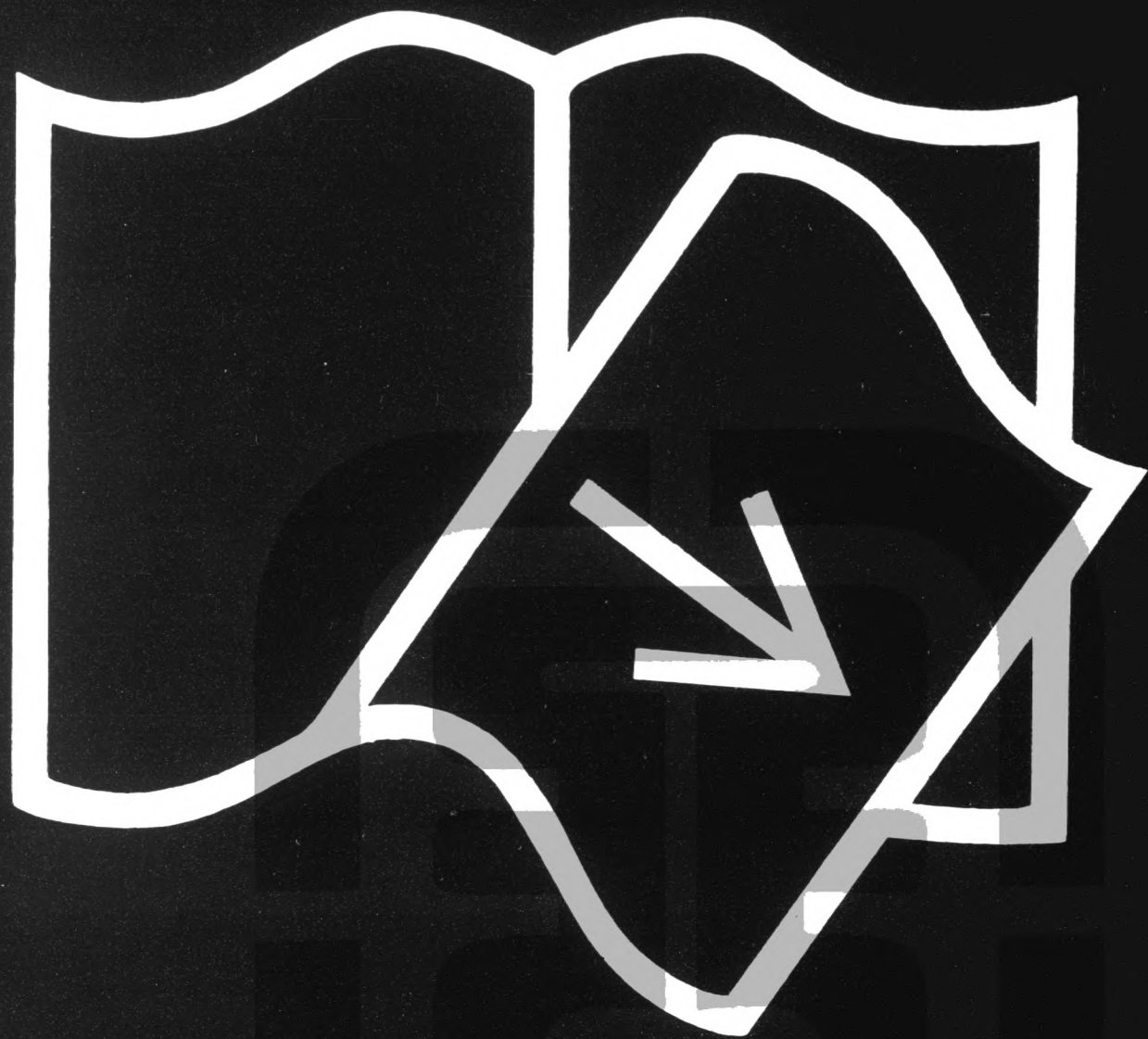
今處處南廳曲自古繁華今喚醒

丰致嫵媚突過長卿想見其人如遇之藐姑射之間仙乎仙乎

兩郡賦有序

丙寅之歲。吳門槐塘顧先生涖吾邦。為士子宗師。鑄人十載。髦俊雲興。歲在強圉。赤奮若。肇秋之月。稱太公杖朝。佳慶江都人士。跽而請曰。願往迓太公。先生曰。諾。既往。太公欣然登車。吳門士大夫旁午遮道。爭攀轅留之。迺以長羸。仲呂之期。樂鈞廣陵。迨至涪灘。爽節仍返金閭。獻壽云。嘻。異哉。斑衣一舞。兩郡繽紛。乃使江北江南。盡醉瓊蘇。綠酒中也。竊擬班固東西都作兩郡之賦。揚扝盛美。所媿末學。膚受乏平子太冲之藻麗。鮮十年一紀之精研。若問洛陽紙價。殊羞令張華見矣。然以攄華





P43

老之私抒岡詩之祝則庶幾萬一云耳。

有靈巖大夫遊于平山遇邗州學士而揖曰日者上郡爲  
吾太公壽其與吾郡奚若走不敏請爲學士陳之學士曰  
唯唯于是靈巖大夫三巡而起揚袂而稱曰眇靈巖之靈  
錦兮出岫望銅井之霧縠兮飛隳朝天平兮俯峻嶒之萬  
笏登楞伽兮仰崛岉之千層東矚大海兮水光紅而浴日  
西睽震澤兮煙氣紫而噴雲右彭蠡兮湍晶晶蛟龍聚而  
成窟左洞庭兮波濤灑風水遭而生文流成川兮峙成嶽  
公降神兮踵申甫以誕生爾乃雲母兆夢靈鳳集身徐卿  
應吉宣師賁麟歲名協洽協洽結嘏其月爲相相此吉人

遠兮滂溥沐泝而彌長謝樹之根深兮從龍翥翥而彌芳  
鳳生毛而翎翔彌章珠出蚌而玳瑁彌揚踵禽馴而鳧繹  
彌昌陪鯉對而洙泗彌光封公之德崔姜岡陵先生之學  
隴騰升恆羌博覽以明經兮彷彿闕西夫子復闕中而肆  
外兮依稀國子先生絳帳懸兮垂于董惟之屏女樂陳兮  
環于安定之楹恍刺史兮魏公簪花一朶髻瓏瓏仿廬陵  
兮醉翁載酒三山樂融融習禮于甘棠之樹與謝埭而俱  
崇談經于范公之院齊文正以追踪筮台衡于講席啣鱸  
尾于堂前立寒雪而三尺坐春風以十年環生徒兮高余  
冠之岌岌朝寢門兮舞斑衣之僊僊凡沆漚之一氣咸弓



治之相沿。蓋有鴻造于詩書。膺休瑞于讖圖。強圉之歲。太簇之符。仰盱宙合。紫氣四敷。熒乎如列星之降。傳聳乎如崧嶽之控。邪北則淮流馨。南則橫山敷榮。遥矚猿崖。而呈秀。俯貽海島。而舒靈珠。起甓湖。而吐燄鏡。出江心。而映明。爾乃光燭邦江之水。瑞連寶祐之城。霞綺懸空。挾崑崙以齋。峙雲華。曜景繞蜀嶺。而爭巖。四會五達之莊。審理。以布濩。重江複閩之隩。氣縵縵而飛。翮上蟠下際。天地。細縵山川。焯深州木。續紛朝熊。熊兮東耀。夕灼灼兮西薰。春色暮而猶曜。夏初長而彌暎。時有太史望而異之。曰。氣佳哉。葱蔥而鬱鬱。二氣泰嘉。集于南極。三元協和。應于東。

璧舉酒屬公。告以叶吉。是月也。靈光曜于月觀。南颺起于風亭。平山堂畔。瑞色鋪而山平。凝暉殿外。祥雲落而暉凝。蜀泉兮湧。甘露釣臺兮躍。赤鱗虹駕橋而結。彩城現寶以吐。瑩桃花岡上。渺渺雲霞之色。鳳皇樓頭。雖雖苞羽之鳴。九曲池中。溶溶冰壺之夜。廿四橋邊。熒熒玉兔之明。迷樓千楹。朗亦焱以成。紫隄百卉。回黍谷而咸春。鬪雞戲馬。臺連臺以爭媚。弦風簫月。亭與亭而爭靈。九龍岡兮嶙嶙。岫岫以競秀。萬花園兮枝枝。樹樹以含嘖。于是類宮焮焮。璧水瀾瀾。熿焜于園橋之畔。燼閭于芹池之間。白鹿洞中。飛來瀛洲之島。鵝湖院裏。化竹蓬萊之山。爾乃琴瑟旁青。



鸞翔圖書牀。白鶴鏘松檜。兩行一枝枝。今向瑤空擁出。  
桃李百餘荷。幾朵朶朶。今從天半遠。揚聖域。今賢閣映十二  
瓊樓之府。禮門今義路。儼三千貝闕之鄉。大成殿外珮珊  
珊。西母跨雲。今綽約過聖人之室。兩廡簷前。桃灼灼東方  
獻賦。今佹僂窺夫子之牆。于是龍芽煮仙掌。烹醪酌玉  
琬。清嚙錦帶餐露羹。龍根餽麟脯。蘋金壘進玉會。盈肉芝  
燿松肪。精犀筋設翠釜。羸米桃今雪藕。參差盤中首。宿積  
瓊糝。今石髓掩映池中波。岫新點點金鱗。侵珊瑚之色。壘  
莖翠藻。瑩琉璃之屏。若夫一柱三台。八磚九錫之行。二龍  
雙珠。五麟七鳳之郎。無不望風。急集覽景。雀揚跨揚州鶴。

今躋堂薦廣陵。濤今稱觥進瓊花。藥今紉且佩。獻金帶。且  
今貫且讓。左授几。今虎榜之英。右奉杖。今龍頭之薦。前况  
哽。今雁塔之雄。後祝噎。今鳳池之選。朝稱觥。今鰲禁之  
夕。酌兕。今錦標之彥。三五如玉筍。今連班對。雙  
似冰銜。今一片雜沓。今如珠走盤中。罄折。今如魚龍百變。  
行。序路。如傳臚。今待榜花之題。座。驚人。如聞喜。今開  
曲江之宴。于是鎔金門之諸俊。鑄蘭臺之羣英。墨研嚴樂  
之妙筆。儼淵雲之精。跨庾鮑。今鬪藻。顏鄒枚。今矜閱。賦有  
凌雲之稱。詞有擲地之聲。剡溪籐紆。薛濤箋。灑眉陽鳳。味  
磨湘東銀管。寫充文選之棟。竹西之馬射。螢苑之天燭。



金華山文集 卷之八  
東閣之瓦。共葉薰栢亭。惹赤小編。鄒堂諸。齊茂先。三十車。  
之多。美樓子。八萬軸之寡。于是靈巖大夫。鼓掌擊節。心暢。  
神和。同儕而。嗟迭唱而歌。曰。蟠桃樹一株。瑤池酒一壺。  
若無吐鳳生花筆。誰畫香山會裏圖。

